

大短艾  
地篇  
文小集  
叢集  
說

愛



大 地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榮園樓

柳下

黃昏

亭

疏散甲

城

快園

河邊

愛

牧容所內

馬路上

醫院中

一四

四三

五八

七三

八一

九二

九七

一〇五

一一二

一一六

一二〇

意大利的飛機師

二二五

飲舖

二二八

旅途上

三三一

涼亭

四一

車夫

四一七

漁夫

五三

怪吝人

五九

幼年時候的逃難

六九

雜後記

七四

## 突圍後

槍聲已聽不見了，天也漸漸亮了，圍在四週的，是靜寂的山，是濃重的霧。團長林傑武回頭來看自己的兄弟，似乎不很多，心立即沉了下去，但也許給霧遮着了，他只有這麼自慰的想，立即叫接近身邊的衛兵跟他數一數。

這衛兵是個滿有精力的傢伙，別人三天三夜沒有吃飯沒有睡覺，已經疲乏不堪了，但他還能不打下一下哈欠；答應起話來，也照樣脆脆有生氣。他是林團長的太家，叫林慶福；老太爺特別選他來招呼兒子的。臨走的時候，老太爺悄悄近他的耳門，小心叮嚀：「你要緊緊跟他呀！要是團長受傷了，你就背着他走。餉不會少你的，營裏給你一份，我家裏也給你一份。」他喜歡講話，好吹牛皮，但做起事來，也極能負責。自從老太爺這麼吩咐過，他真的寸步也不離開團長。現在他聽了團長的

「他執行個禮，沒入霧中去了。等會又從霧里鑽了出來，仍然先行個舉手禮，然後正正經經地

報告：『報告團長，團長！』

「胡說，你眼睛瞎了，怎麼才十三個？」

「團長，你眼睛瞎了，怎麼才十三個？」

「團長，的確是十三個，我一個一個數過的。」

「混蛋！你再數數，數得快點，你站着做什麼？看我揍你！」

「團長！我去！我去！你看？他們不是都來了嗎？」

的確他們都走攏來了，雖然只看清近幾張憔悴的臉子，但霧在霧里，後面幾個黑影，也約

略有些分明。團長林傑武倒抽了一口冷氣，仍然默默地朝前走着。他想：一切都完了，數年來苦心

訓練的隊伍像給洪水衝光了一樣。沒有自己訓練的隊伍，還能做一個有實力的軍官嗎？唉，三天

以前，會是這樣的麼？站在空曠上，黑壓壓一大羣，繞在山嶺頭，活像長長的一條蛇；走在大路上

，連塵灰都像遭了狂風吹捲似的，直向天空，飛了起來。這些人緊跟着自己，頂少也有兩三個年頭

。平日他們在草坪上操演，一看見自己出現，就立即精神抖擻起來，跑步會自然而然地跑得很整齊

。尤其在調諷的時候，問聲「聽到沒有？」「聽到了！」那種立即應聲而來的回答，簡直可以說是「呼聲雷動。」前夜在敵人機關槍的彈雨下，快要崩潰下來了，自己才跳起來，大聲地喊：「兄弟們，衝過去！」大家便一窩蜂似地衝着衝了上去，竟把敵人的火網突破。這些單純而勇敢的人們，到底是谁一下子醫送的啊！不是一個該死的笨蛋，不顧上級長官的命令，只管朝前猛衝的人嗎？這樣的人還配帶兵嗎？應該抓來一槍打死呀！他是個脾氣暴燥的人，一動了氣，就要動手的。在科學的時候，只要有打架的事情發生，學校的管理人就會生氣地說，這一定又是林傑武那個東西了。現在對待勤務兵也是罵聲和拳頭一齊來的。他這樣的走在山坡上，一面恨恨地想，一面便摸出子槍來，像對待別一個人似的，就給自己的腦袋一槍，同時口里還咬緊牙齒地咒罵：

「你這狗養的！」

尾隨在後的林慶福，馬上跳起來抓他的手槍，然而也已來不及了，他業已很快地拉下子槍的機柄。可是結果，却像幾個笨笨笨手的人，在演戲一樣，前台扮自殺的演員，已經放了空槍了，而後台應該同時發出的聲響，卻沒有弄響。林傑武驚詫地看，原來昨夜突圍而出的時候，已經打完最後一顆子彈了。

「一團長」這聲罵，一聲就把手槍丟在地上，彷彿是打爛了的輪伏把破草鞋丟開一般。接着他又罵上來抓林慶福的手槍，看見也是空的，就忿忿地罵：

「糊塗蛋！你爲什麼不留一顆？」

林慶福好像忘記槍是空的，只是驚慌失色地來搶，一面哀求似地喊：

「團長，你准幹什麼？你發瘋哪！」

團長彷彿沒有聽見他講一樣，只惱怒地又把林慶福的手槍丟在地上，一團胡另外的兵士看去，總從他們的身上，找到一隻武器，一顆子彈。然而，這更使他冒火了。十二個人全是兩手空空的，有的人是爲了太冷的原因，還把手塞在褲袋裏面，看那樣子，兩隻肩膀聳起，可憐而又可厭。他不知哪裏來的氣力，（可憐他三天以來，就沒有吃東西了，）還能跳起來大罵：

「狗婆養的！你們像什麼兵呀，全是一些叫化子！團頭來，我要一個一個槍斃你們的，雜種！你們的槍枝丟在那里去了？」

前頭站的幾個兵士，到現得有些惶恐，還不失按罵的人的本色，站立在後面的幾個，却一直給

獨腳趕上了，竟站齊就呼呼地打躬起來。

林慶福撿起了地上丟的兩桿手槍，討饒地說：

「團長，大家都是死里逃生出來的，借罵他們做什麼？——僧是快趕趕路罷！再給敵人逼上，大家就完了！」

「這樣活出來倒不如死了的好！」

團長雖然這麼忿忿罵着，但也朝前走了，他的胸有幾發發發熱，可也明白給敵人抓着去打去殺，總是一件慘事情。一路上，也碰見吊在樹上的藤蘿，現在山下的深壑，只消把頸子往上一掛，或者身朝下一傾，就能一一如願的，但他都只動一下念頭，絲毫沒有去實行的意思，這就是他傲然地覺得，一個做軍人的應該像一個軍人似的體面死去，即是自己用手槍來打太陽穴，犯不着老百姓一樣去投什麼岩吊什麼頸。

林慶福却一路央告：

「團長求求你，不要把我們丟了。沒有你，人家會把我們當逃兵對待的。有了你來攔腰子，我們就不怕了，人家問，你們的首長，是哪一个？——你瞎了眼睛，站在你面前的都不認識嗎？」



「你又在多說什麼？」關着修那張嘴，口裏「唔」着，滾滾的汗珠，滾滾的汗珠，滾滾的汗珠。

團長雖是在這樣罵他，但心里却禁不住有些擔憂起來。他心想這般的下去，會是什麼結果呀！軍法官的聲調，聽出這罪名的罪名，槍斃殺頭的刑罰，正在不遠的地方等待着！他怕的不是死，到是怕死的時候，這罪名不名譽。他明白，他這回犯了輕敵深入的罪名，然而在他自己本身，不把打败的敵軍，窮追到底，人面獸心，無論如何是辦不到。正如叫他喘過，只許喘了幾口，而不痛痛快快，使他一塌二樣。他越發快，他在學級裏是越，跟人撞的時候，不但不是伸起尾去，而且還連連個身體連派手起來，碰在對方身上，對方眼得他這種看相，趕他碰來的時候，便閃電也似的躲閃，叫他縮縮縮縮縮落在地上。有時他連連看手肘都擺擺裏裏，他飛起來去搶球的習慣，都從來沒有改過。他總是羞感痛快，他這回作戰之前，聽見上級軍官的命令，不得孤軍深入，窮追敵人，他先就縮緊了眉毛。他也不知軍人以服從為第一，軍令不可違犯。但到了火線上的時候，同着敵人作着很劇烈的搏擊戰，結果對方終於束手不付，紛紛潰走，那還聽得他兵兵打嗎？而且年來在後方，每日看見報紙，說日兵殺死中國人，強姦中國婦女，就恨不得生擒幾個日本兵來，一刀刀地割死，他為了一日的憤慨，為了民族的仇恨，為了殺賊的痛快，他哪里還管得到什麼軍令。

小軍帶。他在情感熱烈的場合，他會忘記一切的。他在學校讀書，一逢禮拜天，生怕日場開演的電影，錯過了時間，便常常氣喘吁吁地跑去買票。而剛來的時候，總是發現鎖匙鎖在房裏，忘記帶出了，結果只有爬窗子進去，而且還要換一大半天，才能從窗眼里遞出鎖匙來，叫鄰室的同學跟他把鎖開開。其實臨走之前，心里也會經格外注意過：「這回不要再大意了。」把鎖匙好好地找了出來。但爲了陡然發現出鞋上的泥點子，須要馬上刷去，或者覺得錢怕帶得不够，還想再朝抽桶里找出幾個銅板來添數，於是，拿在手上的鎖匙，就又不曉得放到哪里去了。

剛才天亮的時候，他只是憎惡自己，痛恨自己，傷心實力的喪失，想給自己一下重重的懲罰。現在霧在散去，凶嶺也在霧中露出臉的時候，却覺得自己之不應該活下去，是不成問題，因爲千個人的性命，數年來培養成的實力，都是由他一手送掉了。只是目前應該設法的，是要把自己的死，弄成一件決不是不光榮的事情，他明白他雖然不高風上級長官那種不准孤軍深入人的命令，但也不是有意要去違犯，因此要自行碰到軍事法庭所張的網羅上去，他是不甘心的。他覺得，他這次的失敗，純粹出於一片好心——愛國。可是，管軍法的人，他那會理你什麼好心不好心呢？他只是板起鐵青的面孔，照着軍法，一條一條的判的。

他在這裏一面走一面思索的時，衛兵林慶福漸漸又多話起來：

「團長，你實在要丟我們，我們也沒法子想，作算天罰我們！可是，家里的老太爺，若太太，你不可不丟他們啊，日後他聽說你是自己放倒你自己的，他們會頓足恨你一輩子！倘有團長太太，

對一談，連我都不忍說了！」團長你——

人前閉着你的臭嘴，你提這做什麼？——  
這些不纏的好，提起滿林興武連足步都難移了。從前中學一畢業，就去投考軍校，不是為了討父親老人家歡喜麼？體面不回家去，就聽見他老人家酸溜溜的說，人家五叔的兒子成了不纏，現在軍界出了頭，做起連長了，打起軍校的時候，母親老人家雖然不大高興，但後來一做到排長，不是又眼開心地說，規矩是正皇大帝派下來的，做武官也是一件體面的事情嗎？如今拜到團長，即給地兩拜，連連下打摩，都不提會比天爛下來還利害。這得寫一封信去告訴他們，不然他們真會輪迴兩拜和死的，至於討討軍多的太太，唉——  
家信主要的信，應該是誰寫的？我單單身許團長，不減功勳賞成仁，然而赤子細解釋情楚，是軍行的，呵是願願香噴噴，詳細的話，應該休息之後，再來想想。並且司令長官，軍隊，師長

都得每人寫一封信去，說明這回作戰的經過。備有一個在報館里做事的同學，也得更要寫封詳細的

信——

這時候，他需要有個地方來縮一縮，好好養一會神。

林慶福却一路很固執地想把主人說服：

「團長，我曉得，你很難過，你怕人家不叫你再帶兵。率性就賭氣，回家去住過幾年吧，你可以養幾條狗，餵一隻鷹，像這樣天晴的日子，我陪你去打野東西。我如今也學會管馬了，經常我就替你看馬，喜歡到縣里去玩一玩，只消一鞭子，就拍得拍得一下跑到了，比你帶隊伍慳意得多。你喜歡太陽這麼高的時候，還躺在床上，也沒有誰來問你一聲的。在隊伍上，一聽見低達低達……那就不敢睡了——你要帶兵，等仗仗打平息了，再出來不遲。」

「閉着你的臭嘴，說出這樣沒教育的話來，」

團長聽見後面的話突然回身來拿拳頭打他一下。先前挨了打，林慶福只是默默地站著，現在却帶着傷感的聲音說：

「團長，你打什麼都好，只要丟去你的念頭！你有一高一低，我怎麼對得起三伯爺呢，俗話說

得好，保得將軍去，借要保得將軍回。今年他們寄跟你的贖肉，說不定已拆郵包了。國長林傑武這回默默地走着了。他情不自禁地想：現在故鄉業已過了冬至，家人已經殺了年豬，臘鴨臘腸吊在廚房裏面。庭前橘子梢曬了巴掛上紅紅的果子了，煨糞淨只沖糞糞糊菜餚吃。寒陽時候新蒸的酒，也已開了封了。每晚吃飯的時候，就有燙熱的一鍋蛋放在桌上，父親母親妹子老婆等人，便會在菜油燈下露出紅紅的笑臉來。再出來不礙。

喜悲一映映，借想這做什麼呢？——世事如夢來則有一雙的。亦如武士，一語已如雲霧。國長林傑武竭力斥退他腦筋裏面的遐思，他只盼望快快走到這壓一個地方，沒有日本軍隊，也沒有中國軍隊，只希望那裏有老百姓給他紙，給他筆，並給他一顆合用的子彈。當想，聽着響亮的到正午的時候，大霧完全散盡了。天空映着晴美的陽光，遠遠的山巒出清新的翠綠，薄雲紫子的樹林畫出迷迷離離的暗影，是尚未落雪的冬天的好時候，可是這一羣突圍出來的人，却是怎樣的難看。對各人的臉，都覆了黑漆，像藍靛，也顯得黑黑的。制服滿粘泥點血點，且有些地方，爛破了。大家疲乏得很，倘不怕敵人起來，倘不爲了飢餓，看光景就會躺在地上，睡他幾天幾夜的。林傑福和十二個士兵，他們只感到生硬的愉快，看見山下邊的樹叢中，有黑色的五羣，響着豹的

踏，爲晴朗的陽光照燦的時候，大家都極力養精蓄銳，他們曉得他們就可以從老百姓家裏得東西來吃了。

但林傑武看一看村莊，又看一看隨在後邊籌糧糧的人們，不禁越發難受起來。他覺得從這樣陡險的山路，走下人煙密集的鄉村，而一路却有老百姓息下斧子，放着鋤頭，停下担子，手遮在額上，好奇地在觀看，那自己帶的隊伍是應該顯得十分像樣的！至少每個都背着新式的槍枝，腰上圍着飽滿的子彈，刺刀和水壺碰得丁丁地響着。而且還應該齊唱着軍歌，發着雄壯的聲響，像雷雷衝下的山洪一樣，掃蕩平原和鄉村。同時自己是騎在洋馬上頭，頭昂得高高的。

他很害羞起來。做了七八年的軍官，從來沒有這麼落魄過，倘使每個人手上，都拿根棍子，一個破碗，不是更像一羣乞食的叫化子嗎？他剛才還想急於走到老百姓家裏，找點紙，找點筆，找到子彈，現在却覺到這樣子出現在老百姓的面前，是多麼不體面，多麼有失體統啊！這一羣是步履無形中弛緩下來了。

林慶福却帶着一種忍不住高興的聲響說：「你這人，今日這身打扮，真是神氣極了，是神氣極了。」

「隨是你說我替你走，你身體不好！得快點去息一息！」

「你們要做叫化子，就趕快走，看着身體免生氣！」

林傑武說着就在路邊坐下來，懶倦地看着跟隨他的人，平日他喜歡他的隊伍，是他們操練得整齊，是他們服役的樣子，是上級長官檢閱之後給他幾句贊美的訓話。至於跟一個兵士單獨會面的時候，却並不感到他是怎樣地可愛，只覺得這些愚蠢的沒受教育的鄉下人而已。因此，這十二個懶懶疲倦的兵士，一個一個出現在他的面前，總只是愈加煩厭。他這裏來裏，與他講，他聽着，若說

林慶福向走櫃來的十二個人，小聲地說：「對官送禮送禮，向對送禮人平土，踏穿吳越。」

「唉，團長疼了，長好我們到村子里請個醫生，叫老頭姓來取藥子。」

話還沒有說完，路兩邊蒼蒼叢中忽然嘩嘩地響，立即鑽出三五十個短衣漢才來，香里都拿槍，帶有紅綢的長矛，做出刺殺的姿勢，並大聲凶狠地問：「誰？」至這時，林慶福才從衣袋裏取出錢包，「做什麼的？」

林慶福向後一跳，立即舉起短槍，大聲地囑咐：「人，不准動，不准動，不准動，不准動。」

「不准動手，看我開槍啦，你們做什麼的？」

那漢子些，槍微退開一點，大聲囑咐：「不准動，不准動，不准動，不准動。」







聽著他媽的鬼子，一不小心，臉就會碰著鬼子的鼻子上，那才厭惡人囉！我們中國人死了都閉着眼睛，眼睛都大大睜着的，爲什麼呢？他不甘心呀！我們這邊死一個，他們那邊不死三十也得二十。你還聽一個太太的團長，他們鬼子都不來追，就是不敢呀！我們團長兩隻手，都會打槍，這兩隻槍就是操著人家使的，左手一槍，右手一槍，左手一槍，右手一槍，那個鬼子敢攔身？要不是子彈沒有彈了，都不曉得怕打死多少鬼子？

「副團長也爲了想受到謝的招待，也助聲助勢地說：

「副團長也爲了想受到謝的招待，也助聲助勢地說：

「那裏的這不曉得要打死多少鬼子去了。」  
他住在鄉村的漢子，起初在問話中還用「他」字指著前頭走的那個人，現在卻他卻不覺地拿他團長「江」字來代替了。那個拿手槍的年青人，還表同情地說：

「如其是苦了你罷了，大天大夜沒有飯吃，沒有睡覺。」

林慶福聽他那麼添麻煩的話生了氣了，就非常高興地說：

「那那沒有要苦我嗎？爲了老百姓，我們做軍人的，是該當苦的。」

林慶福聽見林慶福向這些鄉下人吹牛，起初還感到討厭，繼而見鄉下人竟然有些神往，便也不



那個年青人，不相信地反問：

「我看他不是好好的麼？」

「別的病倒沒有，他發神經，路上他差一點，打了自己的腦袋。」

「哦！」

林傑武吃過飯，得到紙筆的時候，就把自己關在教員室裏，吩咐林慶福不准別人來打擾他。林

慶福看看房內只是一張書桌，一條櫃子，一架板床，和一堆點名簿成績表，也就放心，讓他去寫他

的信。自己就躺在另一張學生書桌搭成的床上，呼呼地完全入睡了。

林傑武吃飽了飯，勉強坐在桌前。伸開了紙。

他想：應該先寫給上級長官，但提起筆來，却覺得難於下筆。他在學校的時候，對於作文，常

常感到頭痛，做軍官以來，就更少動筆了，一切都是命令書記官來寫的。但現在，那里去找書記官

呢？也許這學校的教師可以代筆吧？他開門想林慶福法叫村子里的人，但林慶福已和十二個兵

士睡得像死豬一樣了，他只好先來寫家信，才動筆寫起雙親大人的時候，頭就感到沉重起來，眼睛

看見黑的字塊，也不免有些發花。他竭力把胸部挺挺，做一下深呼吸，打算把渴睡趕開，可是寫不

三行的時候，眼睛又花了。筆居然不聽指揮起來，竟驚地一下，在紙上大大畫了一筆，影影綉綉把筆放下，拿手揉着頭，由他打盹起來。

他看見半年前在傢鄉修的那座小洋房，擠了不少的人，他們都在屋裏的本家，請里鬧鬧嚷嚷

勸他回國。請他官回來，請他官回來。……

勸他老東頭拿存款摺子來看看，到底借存有多少？

他恐怕在外縣借買有田，文契一定要看一看！你們想一個團長一年要揮多少。」

「把省里討的那個女人，跟他趕出去，那個娃子，怕也不是他的種！」

「該趕，該趕，好過寄我們壽生。」

林林沐沐，是該我們的阿金！」

「哪裏？哪裏？三伯爺喜歡我們的福和。」

他氣極了，掀開眾人，趕了進去，只見父親手里拿個匣子，鬍子都氣翹了似的說：

「那個敢來我手頭搶，我就要和他拚老命！」

母親倒倒在藤椅上，流淚抹淚的，一面拿手捶他的腰幹，連連地呻吟，哎喲，哎喲……

他們兩老看見他回來了，立刻又哭又高興地說：

「恭喜你回來了，那些造謠生事的，都說你……」

父親又一面跑到門口，大聲地罵：

「我兒子回來了，你們來起我嘛，你們來搶我嘛！」

林傑武回頭又看見，幾個女人正把他討的太太，披頭散髮地抓了出來，他氣極了，像猛虎見羊似的，捏緊拳頭，猛撲過去。於是她醒了，見紙塗黑一大筆而外，還溼有他睡熱時候滴的一大片口水。他惱怒地把信紙揉成一團，投在地上，一面忿忿地想：

「爲什麼我父親只生我一個人呢？」

夢中那樣的情形，他相信會在家里發生的，半年前送女人回家去看落成的新屋時，就聽見過許多調情備語了。

這時候天已是晚了，有人在外邊敲門，他不高興地問：

「那一個？」

「林團長，是我，你認識的。」

回答總是一個親切的笑臉，領認不出到底是誰。但聽說是認識他的，便略為吃驚地去把門拉開。一個四十七八歲的人走了進來，臉上露出一股精明能幹的氣色，使人不敢隨便把他當成鄉下老看待。藍布袖確有點潮熱，但起最不起體的姓徐又聽他曾經在那里會過。到是來人自動地介紹，說他姓徐某某。在蚌埠城內開過幾間舖子，先前村團長的團部就住在他的麵粉廠內紮過。今天有事到那村去，聽誰說起家鄉的姓徐某某，趕早趕來會會。徐文人回家去，替茶氣兩碟，酒兩碟，銀錢幾錠，林德才趕來洗前在道人的號上，連魚翅燕窩席，都吃過兩三次。而且每次都是他親自三番五次地來請，自己才肯鬆手的。那時鄉團把這生意讓徐家，現在再行相會，却已彷彿變成階下囚了。徐不禁臉子通紅，默默說不著話來了。且徐重黑一大華面長，鬚鬚青，眼眉細，嘴一夫口，襟袋裏兩助安穩地說：「徐文人，王姓，姓徐的太太，姓重，姓徐姓重，姓徐姓重，姓徐姓重，姓徐姓重。」

徐重黑一大華面長，鬚鬚青，眼眉細，嘴一夫口。

「團長寬心一點，勝敗乃是兵家的常事，就拿古人來說，劉備也馬跳過檀溪，團長，你一定很

他正在熟睡的歷史，就裝三刺，隨口便轉了出來。跟着出去一下，向什麼人吩咐了幾聲，又走

了幾步。兩邊窗景都回來了，立時又又高興起來。

「說來這鬼說來，人那樣奸險，兵又多，將又廣，他還要割掉袍哩。不說別人，就拿我自  
己來看，也算給鬼子幹幾天大，麵粉做，糧食之商貨店，當舖，那一樣留下來，真是一敗塗地，比劉  
備馬跳潭還要多慘多。林林好我親，點糧食，留在這里，回到老家來，橫順三十六八村，都給我砍  
動了。我要跑起來，叫他鬼子拚一拚老命，一個人那樣就容易給人家打倒了！」

先楠拿手槍的那個身，有人進來了。拿着一件羊皮大衣，徐茂興介紹他說：

「這是我在兒，徐茂興，他對我恨，快披上。叫他們預備被窩吧，我看國  
要要睡一睡，要吃夜飯了嗎？叫他們燙起酒！」

年青人出去的時候，徐茂興看着他的背影嘆息地說：

「可惜他五進過文學校，學不成的話，那裏多苦多苦。是器，國體趨美，真問！」

林林從屋裏老人親手給他披上的一件大衣，這感到溫暖起來，覺得一味板起面孔不回答老人  
幾句，這選擇錯過不去的，便問：

「你準備有多少人了？」

「他這打來了，二十來歲的小夥子，這把兩手個人做，這起這，拿個長手背什麼風？」



林傑武心下着了一驚，但隨即歡笑起來，直趨人前，舉手以身，「起予子有什麼用呀？」

於是又問：「人丁？」

林傑武：「新式快槍有滾石砲，炸雷。」

林傑武：「多到不多，新新舊舊八九百枝還拿得出來，」林傑武到頭來，發發一舉對面并不回答林人，林傑武大為驚異起來，想不到這里民衆備有這麼多的武器，隨即詰問：

「那米糧還可以打二十天？」

林傑武：「徐茂果即影地說：『那米糧還可以打二十天。』」

「那米糧都已齊備，只欠東風，就是缺乏指揮作戰的人！」

林團長忍不住，站起來大聲地說：「派一千羊頭大夫，給西國食糧財糧。」

林團長：「那末讓我效勞好了！」

林傑武立刻走到林團長的面前，拉着林團長的手，親出感激涕零的樣子，幾乎要跪下去說：

「團長，這就受你天大的恩德呀！我生怕池小不養魚，留不住你！」

林傑武這時重新感覺自己好像拿破崙從放逐的海島，帶行歸來，受着法國人民的盛大歡迎一樣。

，同時心裏也極快活地想：南京的解放，與我軍官的。雖有了南京的解放，與我軍官亦無異！

「好！這下子我可以帶罪立功了！」徐發祥一腔的得意，本帶着腳跟的口齒：

徐發祥在門外聽得高興了，連忙走了進來，攔腰雙手槍，恭恭敬敬交還林傑武，抱歉地說：

「大團長，請你恕我情無知，這個還是還你辦了快點！」

林傑武現得寬宏大量的樣子，接過手槍，氣無聲地擱下。天將亮時，大家又開始忙碌了。

「團長，你看，這用得麼？」團長一語，取手對着徐發祥，常常說的話，又開口了出來：「發

徐發祥將腰圍的褲帶解下，雙手獻跟他。林傑武立即取一顆，試着裝進自己的手槍。這時給

人叫醒來吃晚飯的林慶福，看見團長在把子彈上進槍膛去，就禁不住大聲驚叫起來：

「團長，那來不得呀！」

一面叫，徐發祥飛跑進來，立即把團長拿的手槍奪去。林傑武便又好笑又好氣罵道：

「混蛋！你怕沒有睡醒麼？」

「野區！快幫我查查！」

一面問、一面推、林曉雲、立即照圖是拿出手錶、林曉雲又發笑又揮筆亂畫：

「圖是、派來不掛圖！」

人即照米到到道林曉雲、看見圖是並許于野區許圖去、忽然不掛大整派掛圖來：

「曉雲！你這圖是、快查查！」雙手推圖是。林曉雲立即取一圖、竟派是許自己手錶。許圖是

「慢作麼看這圖是、會落在頭上。」老頭子接着就把他那句常常說的話，又順口翻了出來：「從

前在南京的時候、和都法出來、取戒指在憤憤什麼？」

林曉雲在山邊一個小灘內、屢屢地罵着。許圖是坐天都沒有到來，大家又開始講話了。

個人是林曉雲的、許圖是帶着江派圖的、許圖是他同老頭子：

「許圖是！你這圖是、快查查！」林曉雲又發笑又揮筆亂畫。許圖是

「老頭子！你這圖是、快查查！」林曉雲又發笑又揮筆亂畫。許圖是

、同林曉雲的、許圖是帶着江派圖的、許圖是他同老頭子。我到沒有在。他打下南京的時候，我恰恰在那里邊！」

有幾個沒聽見他講過的人，都挨近他去聽着。一個着軍服的人，把老頭子從頭到足打量一下，

然後生氣地問：「軍服這兒，怎麼不帶了？」

老頭子：「你不帶，帶在褲子裏呢！」

老頭子與我對面地說：「一面擦起他的長槍，一面蓋着要緊二回，又同他百歲神神派下

「貴幹，你倒借這這樣的衣裳，那時候你也是先年，二尺五，我現在軍服方面

「那本與我無涉，你替我出個主意！」

老頭子：「那本與我無涉，你替我出個主意！」

老頭子：「那本與我無涉，你替我出個主意！」

老頭子：「那本與我無涉，你替我出個主意！」

老頭子：「那本與我無涉，你替我出個主意！」

老頭子：「那本與我無涉，你替我出個主意！」

老頭子：「那本與我無涉，你替我出個主意！」

老頭子：「那本與我無涉，你替我出個主意！」

「難民區域是設在那一帶的？」

「在金陵大學那一带。」

「老頭子這麼回答一句之後，又接着蹲了下去，好像怕別人忽略他的話似的，向大家掃了一眼，反問道：『應當怎麼辦？』」

「你們歇倒住難民區這就保險麼？那是一點也不成的！你們想想看，門上又沒有人守門，大略一樣，日本兵那模規短，他肯不進來？白天偻好，牧師些都在那里，他們只進來抓逃兵，把三三十歲的小夥子一串串地套起走。晚上可就遭了，就是你牧師不睡覺，你也照顧不到那末多。窗子門窗在那個時候，有什麼用呀？」

「說到這里，看看洞里的女人些，他在這邊聽他說話，便不再講下去了，只是小聲擦頭擦臉。」

「第一要算女同胞遭孽了！你男子漢，死就死算了，難道借要死第二回，女同胞可就叫你死不得死，活不得活的！那才慘呢！」

「老頭子沉默不講話了，就問：『看軍服的是老頭子沉默不講話了，就問：』」

「……」

「這？那裏能逃？只是後來牧師些辦交涉，准許難民可以走動了，我就提起籃子，賣幾天。」

「大家覺得太平淡無奇了，便有人走到山外去，」兩說：「怕不會來了吧？」

「你老人家在難民區住了多久？」

「說起來到不久，只四五十天，可是我活了五十多歲，什麼艱難苦楚，都受過了，却總沒有這四五十天的難過。」

「別人就問：『他們怎樣為難你老人家呢？』」

「看人理着鬍子笑着說：『』」

「你老人家在難民區住了多久？」

「說起來到不久，只四五十天，可是我活了五十多歲，什麼艱難苦楚，都受過了，却總沒有這四五十天的難過。」

「別人就問：『他們怎樣為難你老人家呢？』」

「看人理着鬍子笑着說：『』」

「我就是佔了兩個便宜，第一全靠是男人家，第二全靠是老頭子，他們倒沒怎樣為難我。只是年紀大了的人，什麼也担受不下了，一點點事情，就弄來吃不下飯。不說別的，單是我那勤務兵，

差不多就要使我少活十歲！這孩子十四歲就跟我起，將近跟了我四年，人活活跳跳的，滿聽聽教

，起先不會讀過書，後來早晚教他認幾個字，他也會認街道門牌了。這回叫他單獨先走的，他不肯

，他要招呼我，我也想不到，路這麼快就斷了，就由他跟着，替我拿拿七古八雜的東西。來在難民

區域內，頭一天，看見抓壯丁抓得那們兒，眼看到這個十七八歲的孩子，很難保了，我就叫他裝病

，嚇天倒在舖上睡覺。鬼子來查的時候，就說他是孩子，才十二三歲。閒頭兩天，借能哄一下鬼子

，後來，好些人都仿效這個法子，就不怕騙他了，查的時候，一定要叫作站起來，給他仔細看。好

些人都給他查出來了，便惹得一頓痛打，打了後，借是抓去。我那勤務兵，性子急躁一點，他哪

耐得住！他說殺頭不過碗大的疤，與其這樣担擔受怕的，拿跟他打，到不如快性一點好。我不准許

他，我說謝玉林，你就是我的老子，我都不准許你的。你各位想想，跟你久的人，離開都是難受的

事情，更何況眼睜睜看他去犯險。後來，聽見一個牧師說，他到日本軍官那里打聽過來，拉去的人

，只要驗驗虎口上沒有厚皮子，就曉得是沒有拿過槍的，便弄去修路，工錢落不到手，稀飯可有吃

的。謝玉林聽見這話，聽了得，他馬上就從牆上跳起來。他說：「你連手槍都沒摸，借怕什麼呢？好，不到半下午，鬼子來查的時候，便把他帶走了。我也想，這孩子一向只是侍候我，手上的虎口，借他眼老百姓差不多，大概危險是一定不會有。」

總算石頭落了地，放了心了。免得時刻掛心他，會查出是個裝假的病人，丟了命，借要挨打。我說我清靜了嗎？借是不行。同我逃的那家老百姓，他們借有一個孩子，那孩子是學校讀書的，怎麼能够修路下苦呢？只好一直裝病下去，鬼子兵每天都要來逼巡，一來到的時候，我心就緊起來了。你們各位想吧，唉，你看見中國人，給人家狗一樣地打着走，就是泥巴做的人，你也受不了呀！况且這家老百姓，借救過你的命，——看見日本鬼子的皮鞋，的篤的篤走近牆來，我這顆心，就簡直要跳出口來！這就是藏在戰場上，也沒這末令人難受！在戰場上，他打你一下，你借可以還他一下手。這里你只像雞一樣，任隨人家捉你殺你呀！

一直要到鬼子走了，這個心才能定下去。但到第二天，又不成了，又得叫你提心吊胆地過日子，好些年老的人，都流眼抹淚地喊皇天，說是請你收去我們這些沒中用的人吧！把一批批後生家留下。真的，沒一個老年人，不願意自己死去，看旁人受苦，老年人實在是受不了了！唉，碰倒這種亡國的事情，拜佛求神都沒有用場，我活了五十多歲了，從沒有聽見這種慘事情。就是有一年，拿眼



土匪抓去過，說是不出錢就要擱票哪，不時說着這些風話，可是待人借是很好的，他可以同你打牌，同你下棋，借同你講許多笑話，叫你覺得做土匪也是一件滿愉快的事情。」

一個學生模樣青年，看他老人家把話講到一邊去了。就提醒他問：

「那個老百姓的孩子，後來怎樣了？」

老頭子收住了自己要說的話，看看問他的年青學生，嘆息一口氣說：

「怎麼樣？借不是跟許多人一樣抓去了！」

接着，現出回憶的神情，很苦痛似的說：

「這當年有人抓起走後，我更不好受了。那幾個女人，整天哭哭啼啼的，叫人看了，心就疼了

起來。你想想，兩代人寡婦，就靠這個命根子。七十多歲的老祖母，氣得來只是喘氣，看來只差一點

子就要斃命了。四十多歲的老母親，一會子哭得來拔頭髮，一會子又跪在地下喊皇天，碰響頭，不

到二十歲的媳婦子，起初是哭得死去活來，在地下打滾，後來就不吃飯，背着人就想吊頸。我這時

候，凡是想的話，都對她們說了，真是弄得舌齒磨焦的。有時，動不住了，我也陪她們流幾點老

淚。上了年紀的人，晚上本來多大睡穩的，在這個時候，我就纏綿整夜失眠了。有一夜，幾幾天要

的時候，有人來敲門，我嚇得跳了起來，我疑心是鬼子兵些。因為他們常常晚上來找女人。這時裏間的屋子，女人小孩，都睡熟了，我們外邊房間的幾個老頭子，也和我一樣，驚駭張張地有些發抖，但我們早就約好了的，要是兵要進來爲難女同胞，我們就一齊跟他告饒，實在沒法子，叩頭都可以的。這時大家都穿衣起來，只等他把門弄開後，我們便一齊去講話。哪知門一直是文明的敲，並不動野蠻。我就料想這大概是牧師吧，就大胆問一聲。是哪個？外頭人才叫我起來，「余先生，是我！」聲音有些沙啞，一時聽不出是誰，但能的確知道這無論如何，是個熟人。我便是去開門，開開門借是看不出來，要天亮的那一陣，天總是很黑的。我害怕地說：「你是哪一個？」他趕快溜進來，一面低聲地說：「處長，是我呀！」這下我才聽出了，他是謝玉林！咳，好傢伙，我歡喜得連話都講不出來。首先問他是怎樣跑回來的，他不立即回答，只是問有沒有點東西吃，看他那樣子，又冷又餓，真是怪可憐的。我們老頭子些，胃口都不大好，總常常剩下點子飯。就留一碗跟他吃，冷的他也不管了，就像好幾天都沒東西吃的一樣。天漸漸亮了，我才看見他，人瘦了些，臉色也很不好，這時若要裝成病人，就是醫生也看不出來的。哈，更令我奇怪的，是他吃飯，怎麼那飯不方便起來。原來他的右手拖起的。只是拿左手捏筷子了。我問：

「謝玉林，你的左手怎麼了？」

「沒什麼，掛點子彩了。」

「謝玉林一面這樣子回答，一面使勁地用左手吃飯。我非常吃驚起來。」

「怎麼？他們打你麼？借是逃走的時候，他們對你放了槍？」

我疑心是他逃走，人家就開槍打他，便責備他，為什麼這麼胆大，白白拿性命去冒險，同時借

小聲警告他：

「你人什麼都好；就是粗心胆大一點，你看，這是什麼地方，哪里借可以照先前的稱呼。借有

，櫃子上的話，豈可隨便掛在嘴上！」

謝玉林一直吃完了飯，才開腔說話，他先向里邊屋子看了一下，然後小聲問我

「她們兩位老太偕在里邊嗎？我看見她們那位少爺了。」

「他好好的嗎？」

我這樣問他，一面忍不住站起來了，我恨不得立刻就把這個好消息，去告訴那三個可憐的女人

。她們女人家些，夜間都不敢十分好睡，她們怕鬼子兵來騷擾，只在天要亮的時候，才敢放心睡覺

。想到這點，我就只好忍住，等她起來之後，再告訴她們。我便問謝玉林：

「你在什麼地方碰見他的？」

「這半個多月，我們都在一道修飛機場。」

「謝玉林回答我的時候，聲音特別小，生怕旁人聽見似的。我不禁叫起來：『他身體那樣羸弱，怎麼吃得着？』」

「謝玉林聽了笑着說：『我這人，東天會發冷，西天會發熱，一熱一冷，總得由冷熱去。』」

「這話好聽！每天晚上鬼子叫我們抽籤的時候，哪一個抽着作工的籤，不歡喜得發瘋哪！」

我連忙問：

「怎麼？你們作工體與抽籤？」

「謝玉林嘆了一口氣，這個年青小夥子，從來沒有見過他嘆過氣，這算頭一次，他說：

『這完全是惡鬼在作弄人，與抽他媽的什麼籤呀！你看，這不是明明折騰人麼？這樣殺人，一種殺雞殺鴨借慘！』

『雞鴨臨死的時候，才曉得有入殺牠。他們日本鬼子天天叫你疲乏死了，每到晚上又給你抽籤！抽着白籤，就得明天折下去，照樣挖地挑泥土，拿粗糲的飯菜，把肚皮裝得半飽的』

又，請着黑鐵。就一切都完了，半夜的時候，押到法場去槍斃。唉，我在那裏有一年，天天在法場上，看見那些受刑的人，真是使人受死受死，你想想看，好好的，可以活人，抽着鞭的，就抽死，誰能受得往這般刑去呀！我到後來，幫人，幫人教死，才領提心吊胆地去抽鞭。日子，每來官官，每來刑刑，每來頭一夫，每來……

「聽到這裏，我忘記了幫他的話了，不禁表示同情地說：

「怪不得你就犯這麼大的險，跑了回來！」

「謝玉林搖着頭說：『……』」

「不，這個沒有使我逃走哩！那個地方，鬼子守得銅牆鐵壁一樣，哪能由你逃走？」

「那你怎麼逃出來的？」

「謝玉林說：『……』」

「……」

「……」

「……」

飛的朝陽在竹林裏到這里，拿手指一指裏邊屋子，簡直要替更加說得小聲，坐得稍遠的幾人家，裏邊  
裏邊聲兒，聽得偏起耳朵，請他重說一遍。

「這他做一點也吃不下。」王林繼續說：「剛約一約，會分給我一我道才聽得這話，是  
是跟他一道，真是使人難過，他無時無刻不想起他屋裏人。做飯的時候，人家拭汗，他卻拭眼淚。  
做工看他差一點，僧不要緊。最難受的，是他晚上去抽簽，那真是赴殺場的一樣，膽也青了，嘴也  
發也烏了，手跟足就像打擺子一樣地抖。僧不上二個禮拜，人就已經不成人了。晚上抽過簽的時候  
，人家抽着做工，總是歡喜得喘不過氣來，他可只是哭。我說：「你怎麼他還要哭呀？你怎麼不  
答應？」他說：「道不成，只能活一天呀，我是死不得的。」我勸勸，他個。沒兩日，他個個不  
來的，僧有我老婆，說到老婆，就暗暗地哭起來了，旁邊的人聽見這樣的哭，也不覺長嘆心嘆。  
說我們也跟他處境一樣，並不比他高一苞片，可是說到底，我們多是無家無歸，無家無歸，無  
不過碗大的麵，回頭二十年，不又是個好漢？我見他家做人好，我們個都是他家救出來的，便  
想法子勸他，最後，這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王林，要是有天你抽着黑簽了，我勸你，  
你放心，我謝王林，雖是做動榜兵的，可是一個男兒漢大丈夫，說一句真話，初一

「真的」，老頭子補說一句，「我這勤務兵，就是這點我捨不得他，只要他答允過的事情，不論水里火里，他都要去的。我問他，大少爺繼後抽着黑簽沒有呢。謝玉林說——」

「就在說這話的第二天晚上，他沒有抽着，我可抽着了！就是上前天晚上。」

「你抽着了，我吃驚起來，同時我就指着他的右手說，這就是他們槍斃你的麼。謝玉林點點頭，我又問他，那末你怎麼跑出來的呢。謝玉林說——」

「我們抽着黑簽的，一共有百十來個人，一齊押到塘邊上去槍斃。日本鬼子用的是機關槍，把我們使全丟下水去。我聽見響，就先倒下塘去。幸好我會水，能够咽着氣，淹在水里。好些人不會

避水，沒有打死，也淹死了。等到日鬼子完全走了，我才慢慢爬上岸來。傷口本來不重的，因為會着生水，把臉腫痛。要是不沾水，這點子傷，算不了什麼的。」

「我禁不住問，謝玉林，你前天一天躲在什麼地方？謝玉林說——」

「我就是不曉得路，曉得路，那天晚上我就可以逃回來的。我不敢走街上，怕隨處遇見鬼子兵

。好在城里到處都是破屋倒壁的，任你隨便走。看看天要亮了，我便躲在一所倒的房子里。到夜

深的時候，才又走了出來。唉！真是想不到，我會死里逃生。」

……

「到這個時候，天已大亮了，日本鬼子兵說不定又要來查了，這個人怎麼這麼聰明？一來就走了，僧不是白逃一回麼？他很歡喜的時候，我却愁起來了。我們幾個老年人，都想不出辦法來。後來僧是那三個女人有主意。她們聽我的勤務兵說她們的命根子僧在，我同時囑咐過謝玉林，不要講出抽籤的事情，並說謝玉林逃回來，是自己膽大，不安份，做工的時候偷跑的。她們都信以為真，僧自己安慰自己地說，誇她們吳榮福——那位大少爺，我忘記告訴你們了，他們的名字叫吳榮福。她們說，她們的吳榮福。爲人本份，絕不會犯逃跑的險的，苦幾天倒不要緊，只要人在就好了。她們這樣子喜歡，就一心一意要做好事到底。她們女人家的衣裳，僧帶得多，便把謝玉林裝扮起來。這個十七八歲的孩子，本來人僧生得體面，又僧沒有出纜，旗袍一穿，到僧十分像個大姑娘。只是光和尙頭沒法子遮掩，到後來僧是老祖母犧牲了她的帽子，給他籠上。這樣到底瞞混了好幾天。這時大家都失悔，爲什麼先前不想這個法子呢？尤其是吳榮福他的媽媽和老婆，失悔得厲害，早想這個辦法，兩個青年人不會好好留着麼？」

「到牧師那裏跟他請點藥來敷，謝玉林的創口也漸漸好了起來。誰知有一夜，大約九點鐘的時候，日本鬼子兵忽然來了。平常總是三五個，半夜時候偷進來踐踏女同胞。這一夜爲什麼這樣早呢？」



而且來的多，排起隊伍的。想來一定來檢查什麼了，我們都規規矩矩跟他開門。他們看我們都是些上了歲數的人，望望便算了，就一直走進裏面房間去。他們都是真正正經經的，也沒有一點子酒氣，僧有軍官帶着。我心想，這怕是哪個陰喪德的壞東西，把謝玉林報告鬼子了，說他女裝男扮的。我正在懸心吊胆的時候，我見一個同鬼子來的中國人，我看他一定是他媽的漢奸，他在門首指着邊里屋子說：對呀，他們兩個就是在夫子廟賣唱的。接着日本兵就從那邊揪出兩三個年青女人來了。我這下放心了，原來他們是來找賣唱的玩。可是，我的天，我幾乎疑惑我的眼睛出了毛病。他們最後連吳榮福的老婆也拖了出來。吳榮福的老母親，同好幾個老太太一道趕在後面，哭哭啼啼，說她們的女舅媳婦，都是良家子女，有的孩子，做啼哭着喊媽媽。但是那個漢奸才可惡，他硬指着吳榮福的老婆，說是賣唱的，僧涎眉搭眼地調戲，說怎麼連你的老主顧都不認識哪。唉，這差不多氣破了我的肚皮。日本鬼子抓着了該槍斃，漢奸抓着了就該弄來一刀刀地殺死！隨後，又抓了一個出來，我立刻像淋了一桶冷水一樣。他們鬼子連謝玉林也揪出來了，那個該殺的漢奸，僧隨時跟謝玉林安個小名兒，我認不起了，總之，是個賣唱的名子，喊他放蕪活些，那樣理着頭做什麼！僧說到日本軍官大人那里去唱，洋錢可就給得多呀！我很不得拚了老命，去給他一拳，叫他當日

本兵面前，脫下謝玉林的褲子來看看。到底是年紀大了，沒等青時候那樣的火急，心里又想，你這一來，到的纔稱住他了，給他抹一鼻子灰，可是，謝玉林一現出原形來，那僧還得個台嗎？」

聽得出神的軍人，這時便說道：

「我看這是日本兵官故意弄的，叫一個漢奸來當小醜，他們真可以為所欲為，又能跑去說名譽。他們慣這樣搞的，他們什麼鬼把戲耍不出來！」

老頭子聽着辭話，帶着思索的樣子，隨即點頭說道：

「也許是的！也許是的！他們當着西洋人的面前，不好丟臉亂來！」

學生樣的年青人，見老頭子沉默不語了，好像惱怒不滿足似的，亮着興奮的嘴唇說：

「謝玉林到後來結果怎樣了呢？」

着制服的軍人現出譏笑的神情，搶着回答道：

「那僧有什麼說的呢，一摸不是女人，就立即送到陰司地府去了啦！」

老頭子却臉色悲涼地說：

「我倒不朝那樣想去，我總覺我那勤務兵，會能奇怪地逃出命來的。你們想吧，第一吹噓傳道

險難逃脫了，難道第二次借逃不脫嗎？後來我回到上海的時候，越發越不放心，便在上海蘇州街上登廣告尋他，說我在上海什麼地方，要他見了報，或是有仁人君子，告訴了他，叫他來找我。一直半年過後，我才絕了望了。」

學生模樣的年青人，跟着又問道：

「那位叫做吳榮福的呢？你老人家借知道他的下落嗎？」

衆人對這問話，也相當感到興趣，立即把望洞口的眼光，集中在老頭子的臉上。着制服的軍人，彷彿誇示他瞭解敵情似的，趕忙搖頭說：

「那是多半靠不住的了！」

老頭子嚴肅地說：

「他的結局也是一點不知道，我以後蹟在難民區，借躡了好些日子，他本人跟他老婆，一直是抓去了就沒消息。石頭丟在水里，借有泡子浮上，他們連泡子也沒有。」

坐得稍遠的老太婆，狠狠地嘆口氣說：

「丟下兩個寡老太婆，真太造孽了！」

老頭子也嘆口氣說：

「兩個寡老太婆爲人太好了，我從未遇見那樣肯做好事人，結局反而那樣悲慘！她們日望夜望，命根子不見一點影子，孝順的媳婦子，又給人誣爲賣貨抓去，便一口氣不來，在難民區內，就送了終了。」

大家都禁不住嘆氣：

「太慘了！太慘了！」

但那個帶着江浙口音的人，却獨自說道：

「還有更慘的哩，讓我告訴你們嘛：我有兩家親戚，那是世世代代住在南京城裏的——」

這時洞口忽然有人在喚：

「敵機來了！敵機來了！」

於是大家都趕忙擠進裏面去。屏着聲息不再講話了，只聽見外面接二連三響着高射砲的聲音。

接着——

「轟隆！轟隆！」

連山洞都震動起來。老頭子也不再停留在洞口了，一面朝洞內踱去，一面自言自語地說：

「這真是安心要滅絕我們中國人哩！」

## 黃昏

兒婆子偏着頭，假裝不高興的樣子說：

「人家借出不起錢麼？我就親眼看見的，太太頓飯勸夫，就輸了五十幾塊大洋，運氣都沒有喘一口。那個做廚子的徐老三，呵，才算天字第一號運氣哩，見天上得買菜，總有三兩塊好落。你想嘛，——票子一疊交你，由你去使用，你不吃錢朝那裏去嘛。這樣的人家，說到根根底底，你打燈籠都找不着。只是太太先交代過我，管他什麼小戶人家，但要長得周周正正就好。人來搭到，纔要拿得烟，倒得茶，別要叫人看得不順眼。你想嘛，人惜沒有看個一清二白，我怎麼能夠咬定橫錢呢？銀子錢，花了，小事情，別讓太太當面咒我，罵我老瞎婆！本來哩，說到說是常常看見，却一向都是遠遠的，看三不看四，我得拉到眼前面，耳朵、鼻子、眼睛、手指、牙齒，都得過刁過打，看個仔細，你曉得，這付担子不好扛得的，人家提起也不好聽，說我親老婆子，跟人選養女，千不

「選，我不選，才選一個連老鴉都嚇得起走！」

徐二嫂帶着冷淡的神情說：

「好了，好了，不要說那麼多，我叫回來就是！我們的阿菊，難道怕怕哪個選擇？俗話說得好，真金不怕火來燒。你歇倒窮小人家，仔仔女女，都像草里冬瓜由他草里長麼？也是一拋屎一拋尿，當過心理。」

她說完，就走出茅屋外去，用着嘶啞的聽音，大聲地喊：

「阿菊——」

喊了兩三聲不見回答，就爬到墳頂上去，罵了起來：

「阿菊——你死到那里去了！」

魏婆子把暖才倒她的茶，端來喝，冷了又是餛飩，咽了一口，便吐在地上。地上撒着雞屎，

小孩廚的粑粑也沒掃掉。雞籠上搭着爛衣裳。墳桶邊塘着髒水。成羣的蒼蠅，就在這些襖搭東西

上面，飛了起來，又息了上去；息了上去，又飛了起來，總之其是在不息地玩耍遊戲。魏婆子雖是

小戶人家出身，但却厭了她的職業和嘴巴，常常在公館里面，進進出出的，已經和乾淨闊綽弄習慣

了，在這屋裏實在是坐不下，看不上看眼。何況蒼蠅子些，又不斷地來照顧她，把她的脾氣當成一座新開的遊戲場。要不是爲了購這筆生意，真鄉里人說的，尿都不朝這個方向屙！

魏婆子便走了出去，門外立着幾排向日葵，都向西勾着頭，光景還沒大成熟，南瓜則只剩了窠子，零零落落，吊些枯葉。茄子已扯掉了稈子，整排地倒放地上，只消再晒一天，就可以送進灶里當柴燒。一眼就看透了，地頭已沒什麼出息，那麼，價錢上勒一勒，生意也不會不弄成的。於是，魏婆子走到徐二嫂身邊的時候，便已打定了主意：該得五十元的，就只給他三十元。你不答允嗎？除非你娘兒母子，另外去跟個漢子！她老太婆做起事來，就這麼狠！

徐二嫂站在墳頂上，看見東邊田地裏，有兩個小人的影子，在向這邊走來，料定是阿菊和阿香兩個女兒，便不再喊了。只是心里盤算：沒有八十塊錢就不行！好容易養大十三四歲的孩子，又不是牛屁股里一下子屙出來的！

魏婆子站在墳下邊，看見週圍一些土包子跟一片稍微發黃的茅草，全掩映在淡黃無力的落日光中，不免現得異常荒涼衰頹，心想這個女人比不得徐二哥在時，敢在這里長住下去，有朝一日，也定會貨物一樣落在自己手裏，發賣到市場上去的。同時彷彿要談點話來趕開寂寞似的，便信口問



道：

「徐二哥也是葬在這邊的吧？」

「僧葬個鬼？連屍都沒有了，通身通體，都炸得粉粉碎碎的。」

徐二嫂提到這件悲慘事情，便照往日一般，總是氣忿忿的回答，但這次心里却禁不住一酸：「是不這這場橫禍，誰肯忍心自己的仔子女女。這時候，至少也有好些地方，翻遍土，種上大麻，長起綠油油的白茨和蘿補秧了。」

魏婆子想進一步，打聽她家里的景況，好在價錢方面，放心勸一勸她，就說：

「聽說那一次徐二哥跟公司挑磚瓦，公司不是貼你擔兒母子一點麼？」

徐二嫂更加氣忿了：

「貼他個鬼！羊肉沒吃着，到惹一身騷。人家都歇倒我稿到點燒埋銀子，魏大娘，好叫你老人家得知，哪個見他公司一張角票，都要全家眼睛瞎！不是我賭這麼大的咒，說起來，好使人傷心！我帶起仔子女女去求情，起初僧見你，說他公司也為難，炸掉不少東西，隨後簡直不准你進門，像叫化子一樣地把你趕開！我賭下咒，我甯願賣兒賣女，也不再去求爹爹告奶奶了。」

魏婆子竭力遮掩齊滿足的神情，做出非常憐憫的樣子說：

「他們有錢人也是！爭着這一點點，隨便少進一兩回館子嘛，也够你們娘兒母子吃半年六月了  
咳，這世道！」

接連嘆幾口氣，表示她的不平。但心里却盤算道：

「該得五十元的，那看來出二十元都成！」

徐二嫂聽見旁人都替她嘆氣，也不禁深深感慨起來，但語句間帶着憤激：

「這世道，銀子錢，算得什麼，俗話說得好，坐吃山崩，再多些，也惜不是要用完！積不積德，那全在乎他們！千難萬難，就不該炸我掉這個人！你想嘛，只要留得青山在——唉！」

徐二嫂說到這里，眼淚幾乎要流出來了，但她是個好强的女人，不願在人前顯露自己的軟弱，便使勁忍着，

魏婆子生怕她這筆生意都不作了，就連忙提醒她說：

「銀子錢上面你又不那樣講嘔，有時候爲了眼屎大一筆數，都會逼得人、狗跳河裡，世間哪有  
銀子錢放在手上、鬆動的好。好比你要養豬，你就不本錢買麼？你挖地的鋤頭，難道是鐵匠師傅

錢的不成？於今的世道，哪一樣賺得錢？「銀子錢算得什麼，」這句話，你我儘不配說，我告訴你，公館里那些太太們，她們都不敢這樣說，她們儘要把錢拿來囤貨哩！要是我湯着你這樣的事情，我不跟他公哪私哪，吵個大翻身，你呀，你就是吃你太老實的虧了，錢攤在鼻子跟前，都不曉得要

徐二嫂却沒有聽見魏婆子最後的話，她只向她走來的兩個女孩子那里走去。她並不是去抱那個走疲倦了的阿香，她是歡喜地去接阿菊手上提的那籃落花生。——這是人家挖過花生的地上，阿菊再去翻二道泥土，一個一個檢得的。阿菊看見媽那樣高興地來接，便更加得意起來，一邊做出大人似的風度，埋怨地說：

「媽，就是阿香討厭鬼，她吵着要回來，地里有好多，都讓阿金小鬼一個人檢去了。——哭得實，明天我再不帶那個去！她不曉得檢，她只曉得拿着吃。」

徐二嫂看着籃里的花生，已經非常滿意了，但聽阿菊那麼說，儘有好些丟跟別人檢去，便也覺得未免十分可惜，就愁鬱阿香說：

「你這討厭鬼！大家都討厭你，只有把你賣去的好。」

阿菊只有五歲大，姐姐埋怨她的時候，她只是低着頭，都起嘴，拿手扯衣裳紐子。聽見媽媽這樣說的時候，她就哭了起來。因為她懂得賣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平常媽媽發氣的時候，便是拿這這樣的話來嚇她。

魏婆子做好做歹地，笑着打勸她：

「那個要你這個拖鼻涕的小娃娃！就是你媽捨得賣，也沒人肯要哪，你媽哄你的，你就哭得那樣子！」

一面說，一面拿眼睜仔仔細細地瞧阿菊。不知是阿菊走得太熱了，借是西面霞光的反照，她那一向黝黑的兩邊臉子，這時顯現出兩片野玫瑰似的血色。魏婆子摸摸阿菊的頭髮，又拉一拉阿菊的手，向徐二嫂遞一下眼色，一面點一點頭。

徐二嫂做出不理會的樣子，一本正經地說：

「魏伯娘，你倒是把小的，跟我領去的好！淘氣得很！」

阿菊平素認得魏婆子的，只是對她一下子這麼親愛，却是從來都沒有過，心里也不免覺得奇異。看看魏婆子，又看看媽媽，聽見媽媽這樣說，就問：

「媽，領阿香到哪裏去？」

魏婆子忙插嘴說：「只長懂賊一下子，怎麼就曉得，曉得來曉得官廳，心裏也不曉得去賣

「領到城裏去做客，去賺熱鬧呀，有唱戲的，有賣麵的，樣樣都有，你去不去，我帶你看戲

吃東西，好不好？」

阿菊一向就想到城裏去的，這時現出神往而又迷惑的神情，向魏婆子說：

「你哄我的，你哪肯帶我去？」

「只要你媽媽捨得，我哪不肯帶你哩。」

魏婆子這麼回答之後，就又向徐二嫂打聽道：

「小鳥兒就快要飛開窩了，你老鳥子打算怎樣呢？」

徐二嫂却帶着思索的神情，十分鄭重地說：

「我媽，你老人家曉得的，我如今孤孤單單地在這里，不單要錢，也要人手幫忙。大的，那

可以——你領小的一個去，當然價錢，我讓你裝。」

魏婆子睜大眼睛問：

「你這話，是說要領小的去，還是說要領大的去？」

「我的好兒子，你到底是在說真話，僧是說來好玩的？」

徐二叔一面提着花生朝前走，一面昂一昂頭說：

「我哪裏說來好玩的？你老人家看嘛，這裏，哪裏少得下這個大的。不說我趕墟去了，要她看屋，照看兩個孩子，就是叫她地裏走走，也僧能摘摘苦菜，檢點花生什麼的。老實一句話，我要留大的——好，你擠她一下。」

散尾一句話，是她回頭去向阿菊說的。阿菊正掉後面，替哭希流流的阿香，拭去眼淚鼻涕。

魏婆子撇一撇嘴，責備地說：

「你也不是三兩歲的小娃子吔！怎麼門內是一樣話，門外又是一樣話！」

徐二叔轉過身來，現出求饒似的神情說：

「前輩，請你老人家莫要見怪！我哪裏不想多稿點錢，只是錢一到手就完了，大哩留着，錢債有生發吔，好比這一籃花生，你去買嘛，不要你一兩塊大洋？小哩雖說少買點，她領去了，也少淘神吔。阿香她現在就頂磨人了！」

魏婆子露出鄙夷的神情，譏笑地說：

「你真想得好！你就沒有想想，你都不想要的，人家借要麼？除非那個大聾人做好事，替你帶

地

同去要一養。」

轉脚。面黃肌瘦，頭頂無人！」

陳二瘦走向屋里去，一面懇求地說：

「我借不曉得，當然人家願意要大的，領回去，就可以做許多事情。只是我求你老人家格外

幫忙，好比做一回把好事。把小的」個領去，錢少一點都不要緊！」

「你借想賣錢哩！」

陳二瘦立即抵塞她這麼一句，就不再講了，只默默地跟在後面。走進了草屋，才又突然問徐二

瘦：「怎麼的？你借想老賊在這里麼？」

陳二瘦放下花生籃子，反身過來，現出奇怪的臉色，大聲地說：

「不曉得在這里做什麼呢？兒小女小的，又不能脫身出去幫人，出去做件北字樣，這賊走了，要錢費

現樣子便現出微妙的神情，微笑着說：

「你聽聽你不要一個幫手嗎？」

「你聽聽你不要一個幫手嗎？」

「你聽聽你不要一個幫手嗎？」

徐二嫂看看魏婆子的臉色，懂得她話里的意思了，便面容十分莊重地說：

「再辦那回事，不要提了，我倒不是要守那一個。我們窮人也講不起這些禮節的。只是我當家  
人死得太苦了，仔仔女女，總得要跟她盤大。」

魏婆子拉根板凳坐在門口，不禁笑了起來，譏刺地說：

「你既是起有這樣的念頭，又爲什麼叫我來呢？」

徐二嫂坐在一堆柴上，臉色悽慘，帶着悲憤的聲音說：

「伯娘，不瞞你老人家說，如今真是逼得人，狗急跳牆哪！」

跟着就是一聲連聲地嘆氣。

魏婆子看出這筆生意，借有機會可做，心里就又高興起來，但面上却仍盡力打起縐紋，表示十分同情地說：

「是到是囉，如今米糧漲得好貴，才不到十天就漲了十多二十塊！哪個輕容易養得起幾口人？」

徐二嫂，勾着頭，冷陰陰地笑着說：

「米，我怕它貴到天上去輔！我們一家子早就同它不相干了。這兩個月來，不怕你老人家笑話



「我們一家子，就全靠地里出的南瓜飽肚皮！」

「那孩子就喊怪似的說：

「你借有什麼事情去急呢？只要肚皮能够塞得飽飽的！」

徐二嫂忍不住忿激地說：

「說到這里，我又不怪他死鬼爸爸了，拉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屎，這詩人家欺我們娘兒母子還不起，便點着，子哩來討！」

「白銀，不論誰人，又帶着幾分貴備地說：『看你個子人，借聰明！眼嘛，有錢就還，沒有錢，他拖你去殺頭麼？』」

徐二嫂憂傷地說：

「別的人我借怕他，偏偏揚着這家子，你不還他，他就不要他的地哪。說起來，恨心的事，還不在這里，早兩年，他就打我阿菊的主意，地租不來收，借借本錢跟我當家人，喂豬養羊子，」

「你這婆呀！丟着這樣的女婿，你不要你借要什麼人？你借要等皇帝老官兒來選進宮去？」

「你這婆呀！丟着這樣的女婿，你不要你借要什麼人？你借要等皇帝老官兒來選進宮去？」

「你這婆呀！丟着這樣的女婿，你不要你借要什麼人？你借要等皇帝老官兒來選進宮去？」

「你這婆呀！丟着這樣的女婿，你不要你借要什麼人？你借要等皇帝老官兒來選進宮去？」

「你這婆呀！丟着這樣的女婿，你不要你借要什麼人？你借要等皇帝老官兒來選進宮去？」

「你這婆呀！丟着這樣的女婿，你不要你借要什麼人？你借要等皇帝老官兒來選進宮去？」

「你這婆呀！丟着這樣的女婿，你不要你借要什麼人？你借要等皇帝老官兒來選進宮去？」

徐二嫂也捺不住氣憤憤的嚷道：

「要是明搭明討去做三房四房的小，我都忍得下這口氣！他就是把你黃花女兒不當人，做幾年婆女，就不要了！」

魏婆子搖着頭，嘆氣地說：

「鬍子都拖到窩窩屎了，借這這些孽做什麼嘛！」

徐二嫂拿手拍着柴說：

「我昨天氣急了，我就當他面罵起來，我甯願把我女兒賣得天遠地遠的，也不甘心眼睜睜看着你來糟踏！」

魏婆子立刻現出賞識的樣子，拍着手說：

「你主意打得滿對！像你這樣有見識的人，不說我偏你，週圍圍轉借找不出一個來！」  
最小的男孩子，在床上醒來了，抬起頭便首先帶着哭稀稀的聲音喊媽。徐二嫂就趕忙應着去抱他，同時聲音也立即變成柔和的了。

「乖，媽媽在屋裡，媽媽沒有出去！」



曲曲幽香。園裏秋寒未替，看那庭前秋菊，更耐夫南菊頭。身隨愁下，自來自滿，不眠猶聽雨聲。

嬌嬌大聲地說：「不賣，不賣！媽媽，帶你們討甲，都不賣你們好了！」

阿菊已走到屋角上，燒起鍋來了，野蕪雜柴的氣味，瀰漫了一屋子。

「天不早了，我回去了！」

但不立即走，借想徐二嫂最後說點什麼話。但徐二嫂只是抱起孩子邊送邊說：「雞爲伯娘空走一場，晚飯沒吃的，吃點落花生再去！」

「借要吃花生哩，黑更半夜怕不裁斷足釋！」

走到墳地那邊，又回頭說道：「有什麼要我幫忙，你借是叫阿方嫂嫂搭個話跟我好了，我有空，我就來！」

徐二嫂站在門前南瓜架子底下，把枯葉上的打屁蟲，順手捉來丟跟雞吃，一面就甯充滿熱忱的

## 事

剛走下坡來，走不到幾步平地，又立刻有陡險的山路，壁立在面前。過路人走到這裏的時候，誰都要坐下來，拭一下子額上汗水，靜靜喘口氣，然後再行爬上坡去。不知從甚麼時候起，就有行好的人，在這個該息足的地方，修了一坐涼亭。大部份是石造的，石柱石壁頭，兩面通風。樣子久經風雨，不免有些污舊，但惜十分結實。上面蓋的瓦片，山風吹落不少，下雨時候，會有雨水淋下，可是事實上雨水從來沒有落進來過好多。康肉亭上頭，還有幾根瘦葉樹蔭。兩邊坡上下來的旅客，起先總是看不出來什麼，只見下頭樹木蒼鬱，直到完全走了下來，才驀地瞧見亭子。

兩邊坡上，單一條山路可通，其餘全是一片不好攀登的石塊石壁。縫隙里面，長着許多矮小彎曲的樹子；因為地方生得古怪，連樵夫的斧頭，也饒恕了牠們，自生自滅，不知經過好多年了。

半下午時候，有母子二人，由南面而來，慢悠悠下城來，各人頭上戴一頂斗笠，背上搭一塊包袱。母親穿一件舊衣，胸前備有塊布冠，無疑是個窮人，但就臉色看來，却又生得醜泰，顯然在家享過福的。歲數約有四十七八光景。兒子十七八歲，身體單薄，他穿舊舊衣舊褲。他們母子，走得很疲倦，大家都不講話，只有氣喘吁吁地。兩人走在半山的時候，看見山下綠樹，很是歡喜起來，滿以為危機於外邊，定是一條平穩的山路，踏上去，走不多久，就有個是的小村莊，或者熱鬧的墟場，在山後邊現了出來，下完坡後，兒子首先快活地喊：

「媽，有個涼亭哪！」  
 「青山調調不調，風氣太調了，山風調且涼氣息一齊調，與別千差實類。」  
 「哪，那我們就息一息足吧，我足底底都走疼了。」

母親已不得有這樣一個好地方，很高興地走了進去，把包袱斗笠放下，一面坐在石凳上拭汗，一面向亭內打量，稍微有點不滿意地說：

「怎麼連山神土地都不供一個囉！」

可是她儘管不滿，還於她却極有好處的，她可以不拘禮節，就在石凳上躺了下去，舒舒服服睡了一會兒。兒子坐了一會，又用兩亭外去看，登時變成額唐的聲音叫起來：

「哎呀，又墮馬坡哪！」

母親不安地問：

「你看看，借有另外的路沒有？」

兒子悽喪地走進亭子來說：

「沒有，就只有一條上山的獨路。」

母親憂愁地說：

「你息一息，再去看山路陡不陡，要是太陡了，今晚就權且在這里息一夜吧，我腿子骨實酸軟得不能再爬了，腰幹又骨疼！」

一邊說一邊拿拳頭捶腰部，現得有氣沒力的。兒子就走去替母親撻了一陣。他看見聚角落上，堆放有幾個鑄過鍋的石頭，和一些燒過的柴灰，石壁且有焦黑的痕跡，就說：

「媽，你看，那黑像煮過飯哩。要是我們帶有鍋子，在燈里過夜多好！」

母親隨便瞞了一眼，嘆息起來：

「什麼家私都丟了，借說帶什麼鍋子？不曉得——」

竟與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了，只悲哀地罵一扁嘴，半晌才又嘆口氣：

「咳，我們只靠菩薩保佑了！」

兒子看母親一眼，陰悽悽走了出去。不久，驚慌地走了進來，張惶失措地說：

「媽，有兩個——兩個兵走下來了。——是我們中國兵！」

母親慌忙坐了起來，機警地說：

「我們趕快躲一下！兵多怕好，要是散下的兩三個人，就不好惹的，又是這樣的地方！况且你

又是女孩子，給他們看出了，萬一有什麼事情，媽就担當不起的！」

兩人就急忙拿着包袱和斗笠，跑出亭外，朝石壁後面樹林中去躲。林中矮叢很多，長得相當茂密，不但藏的人，不易給外面發見，就是躲在里面也不大看得見外邊。

這幾天來，她們已經逃竄逃慣了。一路上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母女兩人就能像老鼠一樣，一下子躲得無踪無影的。說起來，她們原是有錢人家，自從家鄉變成戰區，便打扮成窮人，女兒穿起男子衣裳，相率出外逃難。第一天宿跟一些親戚本家，左右隣居，逃在一塊，後來拿給日本騎兵衝散了，便只得各逃各的。母親平日精神，每箇初一十五，便想乾磨乾轉，如今兩人單剩逃在樹上



唯一就只靠菩薩保佑她們。凡是碰見山神廟子，不消說要進去叩三個頭。就是坐在路上約古廟，只要曾經經過一條破爛的紅布，也定規要跪下去禱告幾聲的。

她們兩母女在亭後躲了一會，就聽見亭內有人在尖音地講話：

「咳，我不能够，我不能够！」

另一個沙啞的聲音在問：

「做什麼？你怕這樣子嗎？」

母親和女兒都互相聽了一眼。女兒小聲地說：

「好像就只有兩個人哩！」

接着尖聲音在惱怒地說：

「這樣子，我是不甘心的！我恨不得立刻殺死他這個人！」——不論什麼人都好，我碰見就要給

他幾槍！」

母親嚇住了，連忙拉女兒一拖，叫她不要把頭偏得那麼出去，就心會給人家看見。女兒却現出

奇異的樣子說：

「媽媽，你聽。這很像一個女人的聲音哪！」

「學內沙啞的聲音說：『日本鬼子來！日本鬼子來！』」

「你瘋了麼，你瘋了麼？」

「莫聲香稍為和緩地說：『鬼子來了！』」

「真快差一點兒！要不然的話，我真像對你的胸口，也打一槍哩！」

「帶着青着臉子小聲地說：」

「那真的很像女人聲音。——唔，也許是年青一點的小夥子吧？」

「沙沙的聲音漸漸堅決的聲調說：」

「那很好，這免得我自家洩神，請你快些給我一下！」

「那聲音慌張地說：『這好式子，請個人來替圖了！這好式子不壞了！』」

「你瘋了麼，你借拿胸口來碰！」

「沙沙的聲音說：『這好式子，請個人來替圖了！這好式子不壞了！』」

「沒有，我清清楚楚的！」

尖聲響又風聲地響：

「你既清清楚楚，你做什麼要這樣子，做什麼不尋條路走？」

沙啞的聲音頹喪的說：

「備有什麼路呢？前後左右，都給人家包圍了！就有我也走不動了！」

女兒不禁驚慌警覺地說：

「唔，好像說圍住了，不是前頭也有日本兵了哩！」

母親輕聲着急地喊了兩聲：

「菩薩呵！菩薩呵！」

亭內尖聲音又在說：

「走不動，那就在這裏休息一夜好了！」

母女兩人面面相覷看了一下，都覺得這一來就糟了。

沙啞的聲音說：「息一夜，日本鬼子來了怎麼辦呢？」

尖聲響說：





「存娘在一塊，你悄悄什麼？」

尖聲隨即把週圍的乾枝極，檢在手里，一壁分咐女兒說：

「去幫我檢點，等下我們懸燒起火來烤糰子。」

母親檢了一會子柴，又看一看週圍，也不禁有些害怕，就一面在樹下檢，一面低聲懇切地唸起咒

文來：『辟拿牛避一避門口，兼避出此窟。』

干。頭上頂個觀世音，

回觀出蹄走路不受驚。『這箇團圓共士，請日梅春喜士，吊淚下。實與扣出亦尋靈，斷絕滅下因白成

前有發剛開大路，却偏不出滿來。想歸甚計盡去一深，世回視此押下一鞭。對派靈計劃下一回

後有軍陀隨後眼。『靈靈！』

出。天橋見了連橫崗，

小橋莫了碎紛紛。『月潮，虫口常喜走。文良生玉前而，一戲事下，獄續相續來，神卦靈命凶凶

哪神飛鬼他方去，『靈靈！』

妖魂鬼怪難近身。『世大靈即下一回！』

唸完之後，就很莊重地大聲唱了一句：

「南無菩薩——摩訶薩！」

她們檢好柴，拿着包袱，走向涼亭去。女兒走在前面，一進亭子，就驚叫起來，嚇得沒命的跑回。母親驚慌地問：

「什麼，你看見什麼呀！」

女兒嚇青了臉，一時說不出話來。母親趕忙進去一看，也呵呀地叫了一聲。接着連忙唸了一句阿彌陀佛，原來剛才吵架的兩個兵士，都已掛在亭上，吊死了。舌頭吐出在唇邊，滿嘴滿下巴白泡子。道士真隨着。

文來母親拿手按一下胸口，氣促促地說：

「咳，這兩個人人上獸倒走了，他才這樣子。他一面流汗，一面吐沫，一面吐舌，一面吐眼淚。女兒因為媽敢進去看，她又緊着心子跟了進去，忍不住，好奇的偷瞧。她比母親老人家的眼睛尖些，就喊道：『道士，你快看，真像女人呀！』」

「媽！你看，真像女人呀！」

母親大睜眼睛看了一下，也禁不住驚訝地說：

「真的，硬是一個女人呀——兵那有這樣子的臉子？這樣長的頭髮！——噯，倒是一個姑娘家。」

「！」

吊死者的軍帽，早已落在地上了，頭髮長長的露在外邊，母親推測地說：

「總是那位軍官的家眷吧？剛才講話的聲音又像得很。」

女兒突然拉母親一把，尖聲叫道：

「媽，你看這邊這個不像男子啊！」

母親更加驚異起來，激動地說：

「這怎麼弄起的！這兩個女孩子！——你看她們身裁歲數都和你差不多呀，可憐的，這不曉得是那家小姐，裝成兵逃出來的。……咳，要是做娘的，曉得她們的女兒，是這樣收場，才傷慘囉！」

「！」

——

「怕怕沒有斷氣吧？我們剛才只不過檢一會兒柴。」



她大膽走到吊死者身邊去，想用手去取下來，但又不免感到手在顫抖，就連聲喊着菩薩，求菩薩幫助她一把氣力，使她胆大起來。忽然看見吊死者的腰邊，掛的一枝手槍，稍稍吃驚地說：

「喲！還帶有手槍那！難道是女兵嗎？」

長髮女兒立即恍然大悟地說：「……」

「呵！她們是女學生軍呀！前回我們不是進城看她們演戲麼？這戲即難過地賜得下足這大膽地

嘆氣說：真誠感異蹟來、驚世此類。

「唉，早晚得她們兩個是女學生軍，我們就用不着躲了，我一定拉着她們的！」

母親悲切地說：「……」

「是女學生軍麼？咳，她們多會演說哪！我還說，那樣年輕的姑娘，怎麼說得那樣有道理。」

「咳，這年度，真是……」女兒現出焦急的樣子問：「……」

「媽，我們還可以救活她們麼？」

母親說：「……」

「那要看你！你幫我拾足，讓我把她扶下來再說。」



「兩位小姐，陰魂不遠，你們在生的時候，爲國爲民，死了一定升天爲神的。我們兩個遭難的母女，如今落在虎口邊上，求你們大顯威靈，暗中保佑，我們今生轉回家鄉，一定替你們塑金身，修廟子！」

「去呀！騙鬼的符咒，我勸勸眼盲日本東子，敲門求神回求出頭！」

女兒聽見這禱告，也不知不覺地含着眼淚在母親身邊跪了下去。

涼亭外邊，屋簷底下，有蝙蝠在輕輕地飛着，無聲地掠了過來，又默默地掠了過去。

近邊山頂，專門吃死人骨的野狗，帶着哭聲，在發出了饑餓的嗥叫。

遠處山林中，一到夜間就開始活動的貓頭鷹，隔不一會，就叫出一聲淒厲的悲鳴。

墨黑的天空中，現出一點點的星光，好像全是一些憂愁不安的眼睛，在朝下界凝視一樣。

面頰雪白而斜文，令羞羞不調會言冷對的蘇佩蘭，那裏禁不封前既顫慄生。

碧綠的半圓形的高閣門口，去亦一發，紫紫刺廉畢端：「這手氣！也心殺人這驕驕！」

「要長官的習去我我！」

「長官的習去我我！」

「這手氣！也心殺人這驕驕！」

## 球散中

杰鄰走上車廂，什麼也瞧不見，但只摸到進門口廁所所在着的地方，就覺得面前立滿了人，且在耳朵跟前，喚起了叱責的聲音：

「不要擠呀！」

他知道再不能前進了，於是只好將手上的提箱和包袱，放在足底下，背靠廁所的板壁站着。他在這樣的地方，並沒有感到不快，到反而覺得有些慶幸哩。當他放下行李的時候，他第一個想頭，就是：

「我到底走得成了！」

原因他今夜找了七八節車箱，都以門口人太多，擠不進去，而一直感到恐慌的。

他還沒容許齊站定，門口又有人擠進來了，而且要用叱責的口氣來講「不要擠呀」這句話，立刻就騎到他背上。同時更令他生氣的，是個似乎站得不大穩的人，首先進來便碰着他的身體，發着，就伸手抓他的肩膀，終於因他讓了一下，便馬上攤了下去，恰好不偏不歪地，坐在他的手裏，對他嚷起來了，立刻有個老太女的聲音，微微存點氣喘的，來在他的旁邊道歉。一時那老太先生對不住，他是個癱子，只讓他坐坐，叫叫聲，就奔了，背裏頭，倒還是清涼。那老太的提箱，就連他自己兩腿，候車都候酸了，也不忍去坐片刻，因為那是一個箱微坐久就會坐爛的傢伙。他不管這個老婆子怎樣告饒，他終於把提箱移開了，由癱子攤在地板上。

當他打開他的箱子時，他心裏想，他心裏想，口裏說着，心裏說着，心裏說着，心裏說着，且且且

「你們爲什麼不坐自己的箱子呀？却來佔我的便宜！豈有此理！在這亂時候，總得心腸硬一點才好，剛才在前邊擠的時候，不就是爲了讓兩個老婆子先上車，結果弄得自己反而不能上去麼？」

心里有了這樣明確的念頭，便索性坐在包袱上面，手提箱依在手邊，務使自己佔據的地盤，越發鞏固起來，叫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侵入。

離他不大遠，稍微再進去一點的地方，剛才就有人嘖嘖咕咕嚷嚷的，現在他坐定了，才着實聽

個明白是一些人在生氣地說：

「這樣臭得很，非找一找不可！」

「哼，拿香膏筒，照一照看！」

登時，他的頭上以及面前，都亮了一會。他看見坐在他足邊上的癩子，原是一個面目憔悴的老人，衣衫不大乾淨，胸襟的衣襟上，繫有一條白色的東西。還沒看清楚，光亮便沒有了。他向他問道：

「你沒帶行李麼？……箱子鎖蓋捲嗎？」

老人沒有回答，好像故意不理睬似的。旁邊的老婆子，就代他回答：

「先生，他耳朵聽不見，炸彈震聾了。……你駕問箱子鎖蓋捲麼？我們是難民，哪還有那些東西！」

杰那聽見這般說，心里陡然一怔，想起他剛才拉箱子的粗暴舉動，不禁感到不安起來。

同時前面噴鼻的人們，似乎找出什麼來了，只聽見有人大聲地說：

「就是這包麻布口袋，你們聞吧！」

接着又有人大聲叱責：「滾開！」

「這不是你的？見面裝什麼東西？怎麼這樣臭？」

另外一個女人的聲音，驚惶地說：「就是裝點衣服，零用東西哪。」

「亂說，衣服怎麼會這樣臭？」

立即一個男子的聲音，逼着這樣問，彷彿兇頭喪腦一般。

女人腭怏怏地說：「還有……幾條——小娃子的尿布。」

於是，就有四五个聲音，圍攻似的叫道：「拖開！拖開！不拖開就給她拖出去！」

女人告哀地說：「……照一照！」

「我拖！我拖！」「唉，這小娃子又正睡著哩！」

有人惱怒地說：「……」

……

……

……





「你怎麼不喂他一點奶哩？你没奶麼？」

麻布口袋的主人，似乎眼淚含含的了，悲聲地說：

「我手裏抱的這娃子，他又睡着放不下哪！」

來那彷彿在惱恨衆人似的，大聲地說：「不會帶奶子！」

談話：「拿來：給我抱吧！」

爾時，伸手去接她的孩子，放在自己的腿上，然後讓孩子呼吸勻靜地睡着。而他剛才對癱子老人，之腔不安的心情，到這時，不知怎的，也立靜靜下去了。並且覺得自己雖比側邊的人，坐得舒服一點，但心里也沒有感到慚愧的地方了。

軍開行後，車內也沒有燃燈。一直到天亮，杰那沒有看見孩子的臉，也不會同女人搭話。他只覺得零幾大半夜的車，實在太疲倦了，只靠板壁舒服地坐着，一讓車來搖他，使他墮入半睡半醒的狀態中。悲與此類。

天亮時，他看見睡在他腿上的孩子，臉色並不健康，衣衫也不清淨，大約是三歲左右的女孩子。至於她的媽媽，正坐在麻布口袋上，兩手攬着，她是個亂髮蓬頭的粗女人，眼睛缺少光彩，神情顯得有

些麻木。她懷里抱着嬰孩。身邊還坐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子，亂雞窩似的頭，正伏在她的大腿上，這時還未醒來。

不久到了個車站，她忙着揮呼孩子，（嬰兒則用帶搭在背上）忙瀟瀟下口袋，神情驚慌，現得舉止失措的樣子，最後她才向杰鄰接抱孩子，同時也是杰鄰早就準備着把孩子交給她抱。當她接抱孩子的時候，臉上沒有一點感激的表情，抱起走出車門，也沒有說一句道謝的話。

旁人見這光景就說：

「這簡直是個不懂事的女人！別人替你抱過半晚，你也該道謝一聲吶！」

杰鄰自己也怨，雖不是爲了她的感謝，才替她抱孩子的，但心上總有些兒說不出的不快。

但坐在他旁邊地板上的老婆子，却向旁人嘆氣地說：

「這不能怪她的！當家人才死了不幾天，帶起一窩什怎麼辦呀？——她家就在我們街背後，炸的那天，我去看過，丈夫和大娃子都爛在一塊，真是傷心呀！」

杰鄰聽了，心裏更怨，這婆子怎麼這樣說人。

杰鄰抬起頭看，大家登時都現出悽切的臉色，發出了表示悲憫的聲音。

這時事又開行了，好多人都把頭伸出窗外，看望那不動的女人和她的三個孩子。

杰都想起夜來的事情，不禁惱怒地睨着那些望窗的人。

蘭天、傑去管廠，丈夫喊大娘手攔着杰一處，真真心裡！

「誓不離開廠的！當家丈夫派了不幾天，帶賊一窩什惡鬼纏我！……」

田坐亦動說說賊賊土兩滾滾子，味向眾人測探賊窟：

杰聽自行出廠，翻不長爲了賊匪亂，本替賊賊趕土兩，田心土層首與京氣不出前不對。

「誰膽包長歸不雷事而又人！限人替滑賊賊半個，滑田難賊賊一難師！」

眾人見最景景氣：

幾千兩朝歸，歸土氣首一德氣斯兩妻雷，賊賊滾出車門，身氣首歸一田匪兩兩歸。

舉土夫歸兩歸子，是齊賊手向杰滾滾賊趕子，同朝身最杰帶早歸賊賊賊趕子突歸賊賊。當歸賊賊

不入歸了歸事故，賊其齊歸朝趕子，（嬰兒眼用帶亂齊背土）計賊賊子口變，應雷賊賊，賊

和賊未歸來。

舉朝木。舉朝里姓齊舉朝。舉齊舉坐一團六寸賊兩小文子，歸賊歸兩兩歸。五寸五賊四火翅土，歸



嶺巔築一臺，地名叫做雲山。但據一些老輩人說，說是應該叫藏雲山。原因呢？先前有個外方人，來遊吾嶺山，一時弄不清楚，竟把此山，當做亂草，草草歷了一遍。草草，不難開山，山巔，巔然築下

幾沙草嶺，直望過去，霧雲山，有一片地方，沒有樹木，不說大的，就是細小的，也看不見，尤其寬着多木。更加使人覺得荒涼。同我野獵的親戚，先前就把這段山荒涼的原因，告訴跟我聽過。竟敢凶原是他們自己一族公有的，不料鄰村莊蕭的一族，却和他們相爭，以至訴訟連年。政府給他們的判斷，乃是取還不得罪於巨族一的辦法，使快刀切豆腐，兩面都光。即是將山的所有權，斷歸我的親戚王姓所有，而叫蕭姓也不吃虧，便在那段嶺上，讓他家有權採種。這豈不是承認蕭姓也是山的主人麼？爲免廷延說話，又將蕭姓的權權加以限制，凡是樹木在一畝以上者，不得砍去。話雖好聽，而這一來，王姓就無法在這段荒嶺培植樹木了，因爲一種起，馬上不能長到丈來高，當然蕭姓便有資格走來一根根地砍去。所以只好聽其荒蕪。

這其實，兩個勢力相等的氏族，才是這樣相持不下。若是有一姓是小族，勢力不行，就那萬萬不能相爭了。即使叫政府講公道話，也不成功。因爲這裏自古相傳的諺語，才是天然的律例。「富家田，豪家山」，這是表明山的佔有關係的。「官風私不贏」，這是說官府對於此事，也是愛莫能



「現在麼？荒起的，覺得可惜了。又打算再去開墾。」

「既是出產好，爲什麼租的人家，不願意一直租下去耕種呢？」

「那裏是他們不願意，是我們討厭那些傢伙，將他們趕開哪。」

「爲什麼原因趕開他們呢？」

「你想吧，那地勞水好，柴火近便，收成又富足，誰不起貪心呢？那些能吞象的傢伙，就想設法子承租下去。」——這一年，就只好叫他們讓。每年少收點子租，也算不了什麼。我們曾勸他荒起，總比無憑白教生些閒氣好。你曉得於今是承租，年辰一長遠下去，那就是他的了，你就趕都趕不開他了。」

「那末，你們族人就應該快去耕種才對啦，好土地讓他荒下去，實在未免太可惜了。」

「大家何嘗不這樣想，只是還有飯吃的時候，又哪個真願意去管這些事情？」——老實說，這真得督後輩人去轉念頭了！」

「那末，那些失掉土地的租戶又怎樣生活呢？」這樣想，卻沒有問出來，因爲他們差不多是「不願意管這些事情的。」

「正午的時候，我們一人都餓了，雖有市集的地方，又很遠。同時我們帶的幾條狗，吐着舌頭，軟蓬蓬地跟在人後面，顯然牠們不吃東西，再不能去趕野獸了。於是一個遼房的堂內姪，就爬在嶺頭望了一望，笑嘻嘻地下來說：」

「不要緊；再走里把路，我們就到平遠鎮了，那里邊全住着我家的佃戶！」

「那很好了，我們今天不會餓了。」一個比我大一輩的親戚，而顯是他舅堂叔爺的，就高興地叫了起來，打頭往前走，同時卻又說着笑話：「平遠，我記得遠哩。嚇，該不會上你的當哪！」

「你不懂，你不用去好了！」做，我們就可以落得多吃一碗。」

「叔爺和姪孫彷彿全是平輩似的，隨便笑談着。……」

平太窩是個小小的村莊，住戶大約不外三二十家人。他們的房屋雖然也用瓦蓋，但比較地主的矮小。屋脊的兩頭，在收梢的地方，並沒有做呂鳥尾一樣，高翹着的尾巴，藉以象徵從地飛昇的姿勢。更沒有在屋山頭造起烽火輪，塗上老遠地方就可看見的白聖粉。總之，在這裡的一切建築，都顯出了卑猥寒村的神情。一般地主稱這一類佃戶住的村莊，爲「廠上」，「廠里頭」。而人呢，亦帶着輕視的意味，叫做「廠里拐」。（廠聽是莊的變音）



養護個。到時候，就先到進打頭一家房裏。那裏面的女人，慌張地迎着我們。等姊看見我那這房  
的屋的屋，才勉強說着請坐的話來。其實我們這幫不客氣的闖入者，已經疲倦地先坐左。我的  
掌內座放下槍，向她說道：「……」

「快去燒點茶哪，……」，你有飯沒有？」……

他不待那女人回答，就親身走進她的火落里去，眼簾就提一個滿身爛爛的鐵鍋出來，他一兩口

燒狗一兩口就昏變勺子飯在地上。飯里面夥有一半乾紅薯條子，狗吃得並不踴躍。一隻小黃狗，聞了

一下，還把頭抬了起來像在希望另有好東西給牠似的。他便罵道：「……」

……吃呀，這吃慣了的傢伙，牠默寫在家裏一樣，還想全吃飯哩……

那個女人臉色惶惶，看見把她的飯留來喂狗，現出要阻止又不敢阻止的神色……

我那掌內座的叔爺，不高興地搖一搖頭說：「……」

……不行，哪個來這里吃這狗飯？」

……那姓納天就搭嘴說：「……」

「……那姓納天就搭嘴說：「……」

我那堂內姪喂好狗，過來聽見這麼說，就笑着道：

「不要着急，同我一路，不會虧你們的，包你們有頓酒肉飯吃。」

他的堂叔爺笑着說：

「又在說開心話了，沒用處的，……叫她們快點煮飯，務必告訴一聲，千般不要放釘著……」

我那堂內姪隨即小聲說道：

「哪個在這里吃，她們有屁的裏面……這個主意對，聽說這邊後龍山有涼亭，想不定今晚氣好，會打他一隻的……你們息一下就去吧，我先去告訴老舅一聲，叫他預備飯。」

一面說，一面就拿鐵槍衝門外走去。他的堂叔爺失望地搖了搖頭，林林也

一併都餓壞了，還說財氣好，真是小孩子！」此時水官、張、關、趙、平、木、高、羅、祖、翁、諸山，也

等到聽見屋後說去叫人預備酒飯，又略微歡喜起來，向我們眾人說道：「林林人，趙木對立跟

一走吧，我們去試一試看？……真是說不定的，會打它隻把哩。」山前雲盤來野才。其實

我們穿過一條不乾淨的巷子，經過兩處牛欄和豬欄，便鑽進村莊後面的後龍山了。屏牆後牆山

，總是屏障在村莊後面，使它茂密的樹林，作爲村莊的裝飾的。村人也特別愛惜它，山上的樹木，都不准砍伐。據他們湖南人的傳說，住家人戶的興旺是可以從後龍山的茂盛來預卜的。其實據我看來，最大的關係還是在水源上，如吳錫龍山樹木沒存了，水就枯竭，一村的人，飲水便立刻成問題。同時從後龍山的龍潭潭邊，更可以看出，這是和水有着連帶關係的。平水窩這座後龍山，也和它的村莊一樣，沒有地主的大樹林，也不十分茂盛。所不同的，就是樹下的荊棘矮叢，格外的多。不論是藏有野東西，也便使人不山得不相信起來。而且和我堂內姪母來的一個佃戶（他也拿一枝鳥銃），還在附近地方，指出一些蹄子的足跡給我觀看。我那堂內姪不待他講，就高興地向我們說道：

「對哪，這就是獾子的足跡嗎。」

那個佃戶也連忙說：

「這裏經常有來的，半夜裏來吃麥子，我三哥就碰見過。」

我那堂內姪就像如臨大事一樣，很認真地說：

「你們上好馬子沒有？」

一匹上好他槍枝的馬子，搗棍乾野草稈子穿進槍眼去，免得有向坡下瞄準的時候，會使馬子滾落出來。隨即又對我這位外行不大放心的囑咐道：

「一看見你這邊跑來，你就趕快點放哪，鄉真是俗話說的，魔走如飛，像跑騰雲囉。」

不，他是最喜歡打野東西的，家裏供有一尊獵神，但供在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因為獵神翻天越海，是和他們的祖傳，樣子總是魁足鐮手的，而且放的時候，還要顯之顯之，使它足朝天，頭落地才對。鄉諺說這樣，打獵方不落空。更奇異的，獵神要從別人家裏偷來，才會越加靈驗，因之，供獵神的人，也批心禱偷，就總是藏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

這天，後龍山的團獵，結果，仍然失望了，我那堂內娃忿忿說道：

「今天一定起得太早了，財氣竟這樣不好。」

他的堂叔爺笑着說：「貴人，家裏供着，鄉于祖傳一對聯于小廟上，權者財最靈驗，且出不出財，看你回去看看哪，我看你那翻天趙五郎一定給人家偷了。」

「哪裏的？我今早晨還看過囉。」

我們走進老黃家去，大家就在堂屋裏面坐着，地坐堂屋裏可以坐得下四桌木，而這裏坐我們

桌人，越顯得瀟灑的了。如果要到神龕上去拿東西，還須側着身子才轉從我們旁邊邁過哩。桌上也沒有像地主的，漆得發亮，但那長方的形式，到還差不多，我們都胡亂地坐蕭，不分尊卑了，彷彿是在一個無須講禮的地方一樣。

翁博是個四五十多歲的農人，穿着長衫，樣子近於一位鄉下小紳士，對答很是靈敏，但也不和我們多談什麼，只是客客氣氣煮獻一道烟茶，便進去了。吃飯的時候，也沒有出來陪我們，只是笑着說他業已吃過午飯。我那堂內庭，見他進去之後，向我們誇獎地說：

「他，他，他，常常做平生意！」

糖招待我們的菜，一碗肥肉婆，切得大塊大塊的。一碗醃蘿蔔和乾魚仔，且瀟灑橫麵，那裏瀟灑得多，竟使魚骨和蘿蔔，都穿了一層紅衣似的，其餘兩碗切麵，吃完之後他又添來酒味很淡，不大可口，據說是用紅薯自家蒸的，一鐵鼎鍋飯，我們都跟他吃完了，只剩了一點鍋巴。當堂下飯的時候，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走了出來，拉着鼎鍋不放手，嚷着要吃乾飯，一個女人紅着脸出來拉他，哄他說：

「裏面還有哪！」

「孩子不消進去，只是坐着罷了。」而說道：

「我不要紅薯，我不要紅薯！」並不願意穿那眼裏顯得裏面潤潤的，只是坐在那裏悶悶的，先嘗着

女人說着，他忽然地說：「你不要紅薯，你不要紅薯！」

「你不是吃過了麼，你這薯乾的東西。」

「你不要紅薯，你不要紅薯！」

「我不吃紅薯，我不吃紅薯！」

女人揭開鼎鍋蓋子看看，又看見我們都放下碗了，便說：

「不要嚷，我再去煮呀，你看，連客人都沒吃飽哩！」

「沒有了！你看，是不是沒有了？」

跟着她就把鼎鍋提進去，孩子却不聲不響地望着我們，將手指頭擱在嘴裏邊。

大家燒了一會水烟，便又動身走了，向一個叫做螺絲嶺的山頭走去，聽說那是個有野猪的地方

，我們想打野東西的心情，又禁不住興奮起來了。

挾

一個深秋的午後，甲長走了進來，脫辭今天在財神廟開會便罷了，連什麼事情什麼時候都沒有通知。我們這些住戶，只好依照老例，馬上就去，物蒼去了之後，事情自易分曉的見解。甲長原是一個小雜貨店的商人，賣點香蠟紙錢，以及火砲豆豉之類的東西，不逢市集的日子，還要挑水灌灌屋背後的菜園，捉捉白菜蘿蔔上面的青蟲。就他的面容和穿着看來，紅黑的臉膛，質樸的短衣衫，與其說是近於商人，到不如說是近於農民一些。他那種懂懂的外貌，却仍有着他的矜持，即是「我是個甲長，我可以命令你」。這種獨裁的神氣，是頗令住戶感到不快的。自然而然會想起這傢伙懂得什麼嘛。所以被通知到的住戶，從不願意在他那里聽到更多的解釋，只是生着反感似的，去看着他們開會，到底是幹些什麼名堂罷了。

「我真是馬上就去的，大有「君命名，不俟駕而行」的光景，可是到財神廟的時候，不久以前才給長沙還來的中學，作爲平民義教課室的神殿，已經坐了好些人了。另外站在旁邊的，是些兒童老太婆，以及喂奶孩子的女人，她們顯然是來看熱鬧的，但却又並不注意主席講什麼，只是私下大聲地談着家席，說是你的仔，幾天不見，怎麼就長得這樣胖呀，或者是炒蛾眉豆所以不好吃，是因爲沒有酸辣椒哪，而且更令人吃驚的，是她們每說一句平凡話，聽來似乎毫無興趣的，也要間雜着非常歡快的笑聲。

做着主席的保長，常常停止着自己的報告，偏着頭聽她們肅靜一點。保長是個瘦長的高個子，但言語却很低小，坐在後面的我，頗爲吃虧，屢次尖起耳朵聽見的，就是他在說：「不要講話，我請你們不要講話哪！」他的裝束也並不穿長衫，但短衣的樣式，却是仿照廣州省城的，中間開縫。鈕扣特別多，細長的袖頭，窄狹的腰身，都和本城的土式短裝很有區別。他家是開設銅器店的，但他却少在舖子做買賣，有事去找他，夥計總是回說，剛才到外面去了，如果在的話，便會看見他坐在舖門口，盤着二郎腿，將穿洋襪和皮拖鞋的足，耀目地顯了出來，手里則抱着白銅水烟袋的銅烟斗子，敲得拍兒拍兒地發響。我對保長凝視得並沒好久，就見他說完了話，把一些紙團子，投進竹筒



事里去。這竹筒是放在保長面諱的桌上，一進來就引起我的注意，西使我莫明其妙的。我這時要問旁邊比我先到的人，到底保長要叫我們做什麼，回答的是「挾團」，譯成普通話，便是「搶紙團」，我知道此地人抽壯丁上戰場，就是通行這個法子的。但湖南國民兵役的總抽簽早幾天業已舉行了，現在還來這一套，究竟是幹什麼的呢！因見主席左右還站滿着大堆的人，我便擠了過去，渴望聽個水落石出。等我走攔時，他已開始叫名字，要人去「挾團」了。被叫着人，現出驚奇的臉色走到主席面前，拿着吃飯用的筷子，伸向竹筒里面去夾紙團，挾出之後，主席就替他弄開，一面將紙條子舉起，帶着興奮的神情，看一眼「挾團」的人，然後向大家說道：「他挾着數錢了！」這時我又恰好看見桌上放的一張油印單，是說縣政府議決城內各防空的事情，這才恍然大悟起來，一下子弄清了頭緒，接着主席又報告着「他挾着消防了！」還加以解釋道：「飛機來燒房子，消防便是出去救火。」大家立笑起來，說道：「裁縫師傅怎好救火哪！」「還要泥水匠才在行！」立在主席面前的「挾團」者，紅起臉說道：「唔，這得掉一掉就好！」主席原是受了大家哄笑的影響，也有點忍俊不禁的，便竭力恢復嚴正的臉色，責備他道：「這不行的，你要掉，他要掉，那就糊不清楚了！」於是「挾團」又繼續下去，主席喊到一個不成了，座中沒有人答允，他就接着中明：「這是我的

妹夫，他有事情，我來幫他挾！」挾出之後，張開一看，彷彿賭徒看見自己下的注，贏了一般，立刻歡喜地叫道：「好得很，他沒有挾着！」並掉頭向旁觀的女人堆中，大聲報告道：「××，真是財氣好！」接着又恐怕衆人不相信的，把白紙條子，慎重地舉起，顯給大家看。此後凡是挾着白紙條的，多多少少都受了一點感染，莫不看着主席手指的轉動，情不自禁地歡悅起來，一面退回自己的座位，一面說道，「真是有財氣！」最後只剩兩個人喊着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堆中應聲回答，大家都朝女人叢中望去，且發着哄笑，一個抱孩子的女人，擠了出來，臉掙得紅紅的，似乎有幾分不好意思，但對大家掃射的眼光，却顯得十二分的地潑辣，而且還像略有一點生氣的光景，她是來替她丈夫挾的，意思自然是想替她丈夫挾張白紙，不料輪到末尾挾的時候，却挾着了「救護」，保長大約想使大家收場發一笑吧，還譏刺地看一眼她，向大家高聲笑道：「她真是頂有財氣了！」這立刻使一些胖子發生了響亮的哈哈，於是她在羞忿交加之下，大發脾氣起來，並又怪她頭前「挾闊」的人，不該挾到筒口的時候，將紙團落了下去，又重新再挾，弄得末後該她得的一枚白紙團，竟被他巧了去。保長想不到還會有這一手，便馬上作難起來。打算重新再挾麼，而那些「有財氣的人」都趕快乘機散開了。幸好甲長出來說人情：「這不要緊的，救護的時候，宏興哥實在有事，也可

以向我請假哪——大嫂子你真是囉，這又不上戰場，戲那樣子，女人攪得事情並不十分嚴重了，臉色便溫和起來，小嘴巴還鬆不放鬆一點，豎一豎眉毛說道：「請假？你們這些鬼頭鬼腦的事情，乾脆就不該來的。」

至於我自己呢，恰好也被了一個白紙團，應當是屬於「有財氣」的一類的。但在散會的歸途中，卻感到了非常的不快，想起領導民衆工作，竟然交與這班的人物，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 河邊

約莫下午五點多的光景，牽着小女兒珍妮到龍隱岩前面去走走。這是一片高低不平的沙地，被一條曲折的河流包圍成一個不規則的半圓形。當警報一起，敵機尚未到來時，許多賣飲食的小販，和發警報的人們，都聚集在這些地方，現出五花八門的會集，彷彿岩側的廟中，正做着什麼神會似的。我們還沒有走到河邊，就遇着一個人從河中石礮子上走了過來，向我後邊的什麼人，大聲驚怪地說：

「你看，這樣的地方，淹死人了，——還是兩個呢！」

他一面說，一面就向河的上流指去。那一帶河，是繞着月牙山脚的。河床相當深，原是汨汨流着的河水却也變成靜靜的樣子，我每天早上一起起來，走到河中石礮子上洗臉漱口，總要對那段鐘

子似的水面，以及山邊樹木映在水中的倒影，恰然自得地觀玩好一會。若不是水面有白色喇叭形的刺花，慢慢飄浮下來，簡直使人疑心那兒的水是永遠不會流的哩。

我走在寬卵石中，木拖鞋的皮條，竟一下扭脫了。等我把鞋子檢來拿起走時，我後面的幾個人，互相交換着驚詫的意見，已經趕先走上石磴去了。我也爲了好奇的衝動，抱着珍妮，赤足踏着石磴子走過河去。

那邊沿河一帶，全是些種着豇豆、苦的菜地。我越看這些人，穿過泥土鬆軟的菜地，直走到一片白沙的河灘沙灘，好些人都在沙灘上排列着，看什麼好玩的把戲一樣，全向對面的山腳竄着，一面在發着關於淹死人的議論。

對面山脚的水上，正有兩個人，站在小小的木排上，拿竹竿在划着。另一個浮在水中的，竭力爬上木排去，剛要爬上，木排給壓翻了身，站在木排上的人，也立即滾入水中；他們三個人一齊叫了起了，水花濺得四下亂射。同時，山腳邊站的人以及沙灘這邊的人，都禁不住笑了。

河那邊月牙山脚，是很陡峭的，只那划着木排的地方，才有一條通上山去的小路。小路兩旁排立有樹子，枝葉極其茂綠。其中首先使人注意的，便是幾株開着白色喇叭形的刺花樹，這是到了嶺

南來，才能看見的特殊植物。小路上去不遠，約莫在山的半中腰，有琉璃瓦的廟宇，那幾座屋脊上翹向天飛躍的古式建築，是在蒼黑的山石礫嶽中現了出來。這在瓊崖是瀟灑的遊玩之地。瓊崖國難期中，已作爲桂林縣政府辦公的禁地了。

●聽這邊沙灘上觀衆們的議論，兩個淹死者的一位，便是山上廟中縣政府的職員。划着木排，並用竹竿向水中作着撈取什麼的姿勢的，想來大約也是那里面當差服務的人了。他們不顧縱入水中，只在水面遊了幾下，就又趕快爬上木排。而木排也像是故意同他們搗蛋一般，每次他們爬上的時候，都大大翻個身，將他們拋入水中。這邊沙灘上的觀衆，有的看得着急起來，就嚷道：

「鑽下去哪！那樣子救得個屁！」

「那樣拖下去，就是撈起來，也沒活人了！」

那邊山脚下站的人們，也覺得不是事了，便也大聲對這面叫道：

「會下水的，就請下水去哪！打撈起來，我們有賞錢的。」

這面沙灘上的觀衆。也有人高聲回應道：

「賞多少，要說個數哪，等會撈起來，又沒人肯認了。」

於是山脚那邊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數目，這就表示出了他們尚沒有一致的意見。隨後，經過幾次詢問，才確定了二十元的賞金。沙灘上的人，有幾個就回頭向岸上樹子下站着的，喊道：

「×××你不去麼？二十元合小洋就是四十哪！」

樹下站着觀看的一堆人，有一個長身裁，黃紅面皮的，做出拿架子的神氣，搖一搖頭說：

「二十元——哪個二十元肯下去了！」

「還是做好事呵，你不去哪個又會水呢？」

那漢子沒有回答，現出固執的神情，好像什麼也不能動他的心似的。接着便有人打總成，說是叫那邊再添點吧，他們公家又並不是沒有錢的。

這時那邊山的小路上，下來一個年紀較大的人，手裏抱着一根白銅水烟袋，一面俯騰足下不平的路，一面大聲說道：

「你們快打撈呀！打撈起來一百塊大洋一個！」

這邊沙灘上的觀衆，都一下子哄動起來，互相傳說着，賞一百大洋的話語。那個指水烟袋的人，走下山脚，人衆站立的地方，又舉手來，作着手勢，向沙灘這邊叫說：

「打撈起來，救活了，一百塊大洋，絕不食言！——要是死了，救不轉來，還是給錢的，那處十塊大洋一個！」

岸上樹子下站的漢子，便鄙夷似的說道：

「這就只用十元了！——誰希罕你十元！」

不久，他就車身走了。接着那邊山脚又跳下一個漢子，他和那三個划木排的，談了幾句，便有兩個跟他游了過來，把這邊沙灘邊上停的大木排，用力划了過去。這下子，他們無論怎樣爬上爬下，大木排本身很不穩，竟連傾側一下的情形都沒有發生了。然而，那個新加入的人還是不能深入水去，老是拿竹竿在水中探尋，甚至四人中有一個，大約覺得沒望頭了，便索性爬上山去換衣去了。這邊沙灘上，不知幾時又來了一個拿網的漁人，現出躍躍欲試的神情，說道：

「讓我來好了！你們那樣子怎麼行？」

觀衆中就有人立刻把話傳過河去，但山脚那邊却沒人回答。他們只一心一意在注意那隻大木排上的工作者。而那新加入的人，竟爲了方便與痛快起見吧，索性脫得一身赤裸裸起來。其餘的兩位，也因他捨得出力，便也現出認真幹事的神情。



河這邊沙灘上的女性觀客，看見那樣一個精光的傢伙，便低聲罵幾句，男人們更覺得特別有趣似的，對旁紅了臉子的女人，發着愚蠢的微笑。拿網的漁人，有些按捺不住的向大家說道：

「這樣子擄，簡直白糟蹋人哪！你不快點，人都死硬了！」

有人勸他道：

「看着真急人！他們那樣一輩子都打撈不着，你索性下去好了。」

漁夫把手里的網已經放下地了，又拿了起來，一壁搖着頭：

「不行！你說你做好事，人家還當成搶他的生意哩！」

我另外還有一種擔心，覺得照他們那樣，亂拿竹竿子向河底戳，即使人撈上來能夠救活，也會給他們殺傷哩。

不久那個裸體的漢子，突然大叫起來：

「找着了，找着了！」

他那伸入水裏的竹竿，現出彎曲的樣子，另兩個人也拿竹竿子幫着他去挑。一轉眼間，一個人身浮上水面了。兩邊的觀衆，都不約而同地歡呼起來。跟着，拉上木排，又拉上山脚的小路，那個

只着一件柳條紋短褲的人身，已經不能動彈了。山脚下的人們便把他抬上山去，設法施以救治。隨後，有人看一下地上，就拾起一根水濕淋淋的黑帶子。

沙灘這邊有誰說道：

「真可憐，他是去救人的！你們看嘛，那根帶子，就是他丟下去救人的，哪曉得連他也拖下去了。」

「看那樣子，不會救活了！你們想嘛，差不多淹了兩點鐘！」

另外的人就計算起賞金來。

「這樣子，一個人就只能分三元三角三分三了。」

木排上划着的三個人，一面再向河底探尋，一面又朝山上望去，顯然他們渴望的，不是再撈起一個死的，而是撈起的人活了起來。一會兒警察在那邊山脚出現了，他對木排上的人，帶着命令的神氣，講了幾句什麼話。那個裸體的漢子，便爬上山脚，把襪子穿起。這時山脚邊先站着的人們，都已上山去看那個撈起來的人體去了。沙灘這邊的觀衆，也逐漸走散，而那個熱心的漁夫，也走到別處去打漁去了。我和珍妮却還留着，她仍在熱心地玩她的沙子。

站在木排上的三個人，大概感到疲倦了吧，便一個個地爬上山去，率性連撈取的工作也放棄了，讓木排飄在水中。先前水面爲人擾動，激起許多的波紋，現在重新靜了，復又現出岩石和樹叢的倒影，而向晚的天際雲霞，也約略可以從水中看見。山上白色喇叭形的刺花，爲晚風一吹拂，便一片一片地落在水面，我盼望他們再打撈水中另一個人體，但許久都看不見那邊有人走下山腳來。我只得帶着孩子走了。而心里却感到了說不出的抑鬱。我不是幸死者悲哀（人總有死，這個死的地方實是很美麗的）。我是覺得那些救人的人，使取難過。他們救人的本事，並不精明，但他們却偏要把持着，而且他們幹的又不徹底，尙未成功一半，便又撒手完賬了，讓可以救活的人在他們手里死去，實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尤其是那個入水救人的死者，竟因打撈的時間拖長，而不能救活，更爲令人難過。幾天來，想着有些使我不快，最後決定把這事記了出來，權且作成一面人生的小鏡子吧。我覺得我們民族中，有不少的缺點，是應該拿這樣的鏡子來照照的。

有天下午，門口來個陌生女人，手裏牽着小孩，同房東老太太騰閒話，我以為她是同村子的，沒怎樣留意。後來聽見她在說：「沒法子想呀，回四川，路又遠，這裏又沒個親人。」才覺得她的裝束，實在有些不同。本地廣西農家婦女，都是穿短衣的，她却是穿長長的旗袍；若說她是富有的太太，旗袍又不大乾淨，且樣式很不合身，極像別人身上脫下來給她的。她的臉，雖不怎樣瘦，但顏色一點也不光鮮，彷彿好幾天沒有洗臉似的。她的小孩，有歲把光景，坐在門前泥土上，個活活潑潑地，玩個不休，什麼石子木屑，都亂抓一陣。

鄰居的幾位太太，一面圍攏來看她的孩子，一面聽她講些身經戰火的經過。她的家鄉，原是四川，來長沙開土雜貨店，已有好些年了。去年武漢棄守，長沙大火，她的店子，就連同一盤財寶，

通造化作家爐。她沒法子，便和丈夫，拚乾拚淚，投奔衡陽，住在一個廟子裏面。做丈夫的，攬起憑兩隻手，重新掙起家業。首先的打算，是尋找熟人，拜託同鄉。料不到事未弄成，又遭到了日本飛機的轟擊。一個十歲的男孩炸壞了一隻足，而丈夫更要不幸些，竟從此丟掉了性命。

有位鄰居太太，聽完了她的話，嘆息着說：

「這叫我們碰着這些事情，真是活不出來呀。」

女人指着地下玩的孩子說：

「爲了他，呃，這個小娃子，真是活造孽，我做娘的，總得揩乾眼淚那。他那一刻難得我哩，太太，你看嘛，只消我車過背，就會眼淚鼻涕哭起來。唉，真是活造孽，要不然的話，一頓撞在柱子上，足跟足，跟了去，多麼好哪？」

又一位鄰居太太，現出擔心的樣子問她：

「你那位孩子呢？炸得厲害不厲害？」

她臉上現出癡癡的神情，靜默了一會，才難過地說：

「唉，怎麼不厲害？太太，你沒有看見，那天天亮的時候，只一點子氣了，真是活造孽！」

我有啥法子想呢？周圍圍轉，又請不到醫生。我看着我傷心得很，我只有走開好些，小的一個，又餓得哭。我奶水原來滿好的，自從那一晚，一點也沒了，我想，我只能救活一個，我就走到鄉下地下，去討點米湯來喂他。——隔了天多，我還是放心不下。到底是自己的骨肉。是死是活，總想轉回去看看。料不到他還活起的。我反而難過起來，這樣子到是死了好哪。他一眼看見我，就哭希希地喊：「媽媽，你昨天那裏去了？你怎麼晚上不回來哪？」真是奇怪，他睜起那對眼睛看着我，就像猜出我的心事一般。我鼻子酸酸的，回答不出話來，只是把前晚替他纏上的被布，看看打散的地方，就再替他包好。等一陣，他說他口乾得很，要我舀點水跟他吃。我就到外面去討點米湯來，他一面吃，一面對我說，「媽媽，你不要丟了我呀。晚上，我一個人怕。那邊狗一叫，我就想哭。」太太，真奇怪，他後邊說這樣的話呀，「媽媽，你不要丟開我，我長大了，我會養活你哪。」想不到那樣小的人，竟會說出那樣的話來！」

有位太太剛剛走來，聽完這幾句話。便連忙問：

「你到底把他丟了沒有？」

女人略帶懇切的神情回答道：

「太太，說那裏話囉。管他能不能養我？管他長大是不是廢人？就是這點心忍不下哪。往後是好是歹，是甜是苦，我總得把他盤養大。」

「對的，要是連孩子都丟了，那就算不得是個做娘的。」剛來的那位太太，激動地說，眼淚又像不放心似的，看看周圍，「這個你小的，那大的呢？」

女人伸起手向後指一指，說：

「還在北門那邊，難民住的房子裏面。」——活活掙囉！太太！他很想跟我出來，就是足壞了，走不動一步。我沒只能抱一個，是沒纏過還好，走起路來真是爲難。」——她無意識地低頭看一看她的足，那位太太也隨着她的視線望去。她的足，沒有穿襪子，只穿破鞋。顯然是包過而又放大的，樣子有些腫泡。接着，她嘆口氣說：

「這大孩子，那一次，真是跟我丟怕了。每一次，我出門，他都要跌滾滾地說：『媽媽，你——』要說又不說出來。我就問他，『你要什麼東西吃嗎？說嘛。』他才說：『媽媽，你今天要回來哪。』好像得不到我回答，就很不放心一樣。」

幾個太太，都嘆息起來，有一個還很圓切地問道：

「如今你們三娘母，還過得去麼？」

女人一眼看見坐在地下的孩子，在屙尿了，趕緊去一把拖起來，然後嘆一口氣說：

「唉，這只算抱一天算一天，那能說得上過日子。——這且不管囉，第一擔心的，就是怕響報哪，只要一聽見叫，我就心都緊了——」

一位太太，連忘插嘴說：

「這個不難？桂林地方，有的是山澗。你可以趕先躲過去的！」

女人憂鬱地說：

「太太，你不曉得囉，就是警報一叫的時候，我拖不動兩個人哪。我自己又足軟手軟的。」

「唉，真是為難囉！要拖兩個孩子。我才一個，還有嫂子幫我抱抱，都覺得怪磨人的。前日有個朋友來看我，是我先前學校的同學，第一句就是說，「阿呀，你怎麼這樣瘦了？我記得你沒孩的時候多胖哪。」我倒不覺得我瘦，我只感到一天到晚太忙了，頭也沒有好好梳一回。」

這是最後來的那位太太，把話一接嘴，就扯到他自己身上了。另一位太太，在打絨線衣的就說：

笑她說：



「誰叫你那樣當心呢，哪個像你那樣養孩子，一點子哭就急得不得了！病哪，餓哪，衣服穿少哪，真是鬧得天翻地覆的。你看她們的孩子，隨便丟在地下，泥牙尿地，滾了一身，還不是長得滿好的。只要換上一身絨線衣服，比不上我們哪一家的？要是那邊太太這樣一個孩子，你們信不信？我敢包，她睡熟都會笑醒哩。」

另一位太太，大概爲了湊趣起見，便笑着說道：

「真的，我們叫太太來看看護！我們卑卑她，說這孩子是要賣的。我怕她連三五十塊都肯出哩。」

有一位太太，一直沒有說話，只是站著的，這時便開腔了，帶着感慨的語氣：

「老實說，還拖着這樣小的孩子，什麼？到不如過寄一個出去，自己也落得空起兩手，好去幫人傭！太太拖在一塊，只有越拖越難的。」

「太太，你說的話，我何嘗沒有想過許多次，一路上，都有人要攬個小娃子。」女人說到這裏似乎有些說不下去了，眼睛也紅了，靜了一會，才又說，「太太，你想想嘛，我沒有這個孩子，我還活著做什麼？沒有他，我不是跟他爹，是跟他爹的好。」隨即拿手指着孩子，「這娃子投生出

來，就說命不好，可是做娘的，哪會存半點心，嫌他哩。——我就是做叫化討口，都要把他兩弟兄

整大的。——太太，你們不要笑我，爲了把他兩弟兄，弄酸和一點，我連一條褲子，都沒穿的！

好在這件衣衫還長，嚇，我不說，人家也看不出來的。」她這麼說的時候，還一面把她的光足桿，

從旗袍岔口邊上，露了一露。

「嗚！」

「嗚！」

大家都沉默了，發着嘆息的聲音。只地上那個孩子，還在活活滾滾玩他的。他既不痛掉既往，

也不悲觀未來。他只要跟在媽媽身邊，便是最快樂的人。同時，反過來，他的天真樣兒，他的快

愉臉色，也在安慰着他的媽媽。總之，她們母子，在這苦難的世界上，在遭日本帝國主義者迫害的

天空下面，無論如何是要生活下去的。而且，無疑地能够生活下去的，因爲她們有着人世間最雄大

的資本，那便是愛！

在淡黃落日光中，看見她們逐漸消失的影子，我禁不住深深地祝願她們！

## 收容所內

「你們這次損失不小吧？」

一個青年學生，是在難民收容所服務的，閒的時候，坐在難民睡的草蓆上面，就隨便問幾個孩子這麼樂談起來，起先他看見大家有幾分拘束，也有幾分茫然，便把「損失」這個術辭，再說具體一點，譬如說自己的家，給火燒掉了，心裏難過之類。

「還有什麼難過？」一個年青工人，樣子活活潑潑的，就接嘴說話：「只有我老婆想不開，才哭哪。我罵她，蠢豬！三塊半一個號頭的狗窩，大小六七個腳齋，汗臭死了，你還想轉轍？燒就讓他燒好了。你看這裏高房大屋的，有你住，有你吃，你一生一世，做夢還沒見過哩，哭個什麼？

蠢豬！」

他說話的神氣，就像又在罵他的老婆一般。另外幾個年齡大的工人，也許是小販之類，面孔上已添了一層飽嘗人世辛酸的戚色的，聽他如此說，就寂寞地笑了起來，並向屋子的四壁，望了一望，——真的，這是從前絕對不能進來的地方囉！

青年學生又解開當胸一個鈕扣，讓發汗的身體，涼快一點，一面就着他的話，笑迫緊一步問道（意思想同他開點玩笑）：

「那麼，照你看來，這次東洋兵打我們，你倒高興了吧？」

青年工人就像上了什麼當似的，連忙毛烘火辣地分辯：

「那麼能够這樣說我！那麼能够這樣說我！——提起東洋赤佬來，說句真心話，你們不見得，就比我恨得厲害些。——我告訴你，他們在廠里面，踢過我哪，——我們粗紗間，你去問一問，哪一個不恨死東洋赤佬？——這一次，不論什麼都給他們燒光了，嚇，我會高興？——我又不是傻子！」

旁邊一個中年工人，却拍一下他的肩膀嘲笑道：

「乖乖，你不會高興？——我不是說你冤枉話，叫旁人說吧，你這幾天來，誰像你那樣喜笑顏

開的，比過年還高興。」

還話說着他了，年青工人就搔着頭，面紅口吃地說道：

「我高興——我認賬——可絕不是像他說的：我會高興東洋赤佬打我們。」

年青學生，拭一把額上的汗，笑着解釋道：

「我不是把不好的派給你，我是怕你會那樣——」

話還沒有說完，年青工人就搶着繼續的話：

「叫我怎麼說呢？——咳，難道這點我都不該高興麼？我告訴你們：自從使火一打起，我就朝着大康紗廠那面吐一口痰，——媽的，老子再不交你的氣了。——先前，爲了老熟孩子要飯吃，我是不敢這樣幹的——現在怕什麼呢？這里房子住，有飯吃，你們先生，又這樣招呼我們，教我讀書，教我們唱歌。——」

年青學生却冷冷地說道：

「可是，這次要不是我們的士兵努力，英勇地抗戰，老哥，你休想我們在這里招呼你們。」

——你聽，那幾砲聲打得這樣厲害，此刻哪裏是我們高興的時候，——」

「那我們此刻該做什麼呢？」

青年工人不好意思起來，囁嚅地問。

「那還不多麼？比如——」

青年工人不待他講完，就搶着說道：

「不要說了，你先生快去打聽打聽——不論做什麼，我張大扣子第一個就先報名。」

接着還拍一下他裸露的胸口。

一九三七年八月於上海

...

...

...

...

...

...

要

...

## 馬路上

晴朗的天空，突然響起了飛機和機關槍轟擊的聲音，上海馬路兩旁的洋人別墅，便立刻拿關衝子的警響去應和。我趕緊朝一株法國梧桐樹底下躲去，——這全由於不知選擇的本能作用，稍待一下，才跑向一座正在修築的洋房去。哪知尙未裝好門的地方，已先有兩個女人坐在那裏。再進去，便是臨時攔起的木板。沒辦法，只得將就立在她們的身邊。

她們都青着臉不說話，只一個約莫八九個月的嬰兒，左額上紅腫一塊小瘡的，嚙着自家的髒手指，一面又小聲地啼叫。看光景，像是餓了一兩天了。抱他的老太婆，現出毫無辦法的神氣，只一壁騰出手來，胡亂拍一下天空，咒他似的罵道：

「還要吃哩，就要打死你了！」

口音是像湖南湖北兩省的。嬰兒拉出指頭來，哭一下，又趕緊塞進去。我看一看旁邊年青的女子，（她是老低着頭，呆呆望在一邊的）就皺着眉頭，說道：

「怎不喂他一點奶呢？」

「還有奶呢？屁的奶！……」老太婆接嘴過去，帶着一半訴苦，一半埋怨的神氣，臉上的幾小塊傷痕，便現出掙紅了的顏色，「這小東西，真磨死人！他媽媽又不在，叫我怎麼辦呀！」接着望望我。

我詫異起來，連忙問道：

「他媽媽不在？走失了？」

「走失到好了，恐怕死了哩！……這里一刀，這里又一刀——」她拿手先指一下乳房，接着又指一下腰部。這時我看見她揆腰部的衣衫，已掙爛了一小片，紐絆子也是要掉落似的，就隨口驚訝地問道：

「啥人這樣戳的？」

她翻起眼睛，看一下天空，恨恨地罵道：



「除了這些東洋豬羆，——東洋烏龜，——還有誰呢？」

這時天空，機關槍倒沒射擊了，但還響着飛機的聲音。停了一會，老太婆就把嬰兒遞給年青的女人，一面說道：

「要命囉！——你替他抱抱吧！」

年青的女人，並不伸手來接，只是低着頭，拿手臂輕輕地擋着眼睛。

老太婆看見了，就挪起下巴，責備她道：

「你又來了！——這年程，哪個不遭劫呢？——天不成全你，看你還有屁的命！」

「我沒仔子，我還替他做個呀！」

年青女人幾乎要哭出聲來了。

我把「仔子」這兩個音的意義，弄不大清楚，就向老太婆問她哭的原因。老太婆指着抱的孩子說道：

「就是她媽媽殺倒的時候，大家都沒命地逃哪，等到一口氣跑好遠了，才曉得她三歲的孩子，打失了。——我不拉着她，她還想回去吃刺刀哩！——真是要命！」

年青女人禁不住抽抽噎噎地哭起來。

我皺緊眉頭問道：

「他們的男子呢，在做啥去了？」

「男子？你還問男子呢！遭劫哪！半路上就給抓了去，一頓耳光拳頭的！——你看我嘛，這樣的年紀，還不肯饒哩。——一來就搜我的衣口袋，看是銅板，便一把打在我的臉上，差一點兒，眼脣都打瞎了！」接着又指懷中的嬰兒說道：「他媽媽就捨不得兩張鈔票哪——不要哭了，淘氣的東西！」

我除了把附近一點的難民收容所告訴她們而外，一時再不能替她們做點更好的事情。便懷着一顆痛苦的心，悄悄地走開。

天空這時沒有飛機聲音了，兩旁洋人腳聲的響亮，又重新一—地打開。

一九三七年九月於上海

## 醫院中

醉得勝醒轉來的時候，張眼一看，到處都是白晃晃的：非着的人，白衣白嚮子；睡着的人，也是白床白被單的。一隻蒼蠅子，飛來鼻尖上爬，討厭地要命，他想揮開它，倒粗，手抬不動了，一看，手腕上全纏着白布，勉強一動，便痛得心。哪知剛呻吟一聲，就有一隻乾淨的白手，替他趕開了蒼蠅，同時還有着白衣的身子，俯了下來，現着笑迷迷的臉子，很關心地問道：

「口渴嗎？你是不是要喝點開水？」

一面還把剛才拉動的手腕，替他擺正一點。足底下掀開了的白被單，也給他好好蓋上。那種熱心招待的樣子，簡直使他驚訝，忘去了痛楚。而且，不拘在什麼時候，只消你小聲喚一下，她就馬上來了，老是和顏悅色的，好比一個做娘的人，在俟候她生病了的小兒子一樣。等她牽開一點，他

才微微偏起頭，仔細望望她，看見白單衣下面露出有花里古綠的綢衫子，心里便明白了，暗暗說道：

「一定是拿大價錢的！不是百把元一個月，也準是八九十」。

他想起先前在邊遠地方，住醫院裏的事了：怪不得那些做看護的男子，只拿三四塊錢一個月，叫起來比叫老先生還艱難，來的時候還老板起面孔，連拿茶倒水，都狠不耐煩似的，你倘如向他發脾氣，他就敢起眼晴回答你：

「老總我也是夾當差的，不是夾受氣哪！」

那種牛頭牛腦的樣兒，要是碰着沒帶花的時候，你看，早就一砲兜子打翻了。

許得勝正在回想的當兒，一陣皮鞋的聲響，將他打岔了。偏起腦袋一看，呵嚨，這是幹什麼的？那批穿得花枝綠葉的太太小姐，竟在每一間床面前放東西，那種恭敬的神情，真好像步進羅漢堂里，在向五百個羅漢獻供一般。一位太太來把東西放在他側邊小桌上時，還把微紅的臉子，略略俯向着他，低聲細語地，向他說着慰勞和鼓勵的話。他感到又興奮，又昏亂，沒聽清楚到底對方說些什麼話，只不住地點動下巴尖，來報答來人的好意。

這批太太小姐走後，女看護走來，替他解開東西，一雙洋襪子，一條白毛巾，一條短褲，還有一包點心！哈，這真了不得，自家成天餓着，正恰巧嘴饞得緊！女看護一邊遞點心給他吃，一邊還

說道：

「這不要辜負她們的好意阿！她們還盼望你快點好再上火線去哩！」

他吃着點心一面急忙說道：

「那何消說得！」

吃完之後，還祇一紙嘴脣皮，興興頭頭地說道：

「我當了好幾年兵，帶了好次傷，還從來沒碰過這樣的事哩！不說不送東西，媽的我們打街上過的時候，她們竟至拿手巾蒙鼻子哩。」

看護小姐聽見這麼說，便笑起來了，隨即對他莊重地說道：

「那時候怎麼比得這時候！你不明白呀，那時候，你們是打自家中國人哪，人家把你們恨得要命，誰還肯來送東西給你們，又不是傻子？」

許得勝好像怕她生氣似的，趕緊點點下巴尖，搶着說道：

「是囉，這時候我明白，我們是在打東洋人囉！」

「對哪！對哪！一點也不錯！」

看護小姐又高興地笑起來了。

許得勝在這養傷期間，差不多隔不了三兩天，就有人帶東西來慰勞，每次都使他深深地感到，有點心吃，還是小事，頂快活的，是當了好幾年兵，直到這時候，才算出了好風頭，大家老百姓，竟把他們當成老福爺一樣看待！

因此他禁不住想道：「一個人要打這樣的仗火，才真算不枉自當了一回兵！」

看護小姐們每天不懂俟候他們，到暇的時候，還來同他們講講話，問問這，問問那的，一點也不拿架子，許得勝有天就問看護小姐：

「你們多少工錢一個月頭？」

看護小姐只隨便笑嘻嘻答道：

「工錢嗎？哈，我們哪會想到工錢上面？」

許得勝又看一看她那白單衣下面露出的衫子，沒有說出口來，只暗自想道：

「何必瞞我呢？我又不是小孩子，難道你們那樣罵人，多拿點毛錢，有誰敢說不該的呢？」

直到他手和腿子上的創傷完全好了，可以到屋外慢慢走動的時候，他便把這事同一個掃地的老頭子閒談起，老頭伸起腰桿來，對他尖起一根小指頭，十分認真地說道：

「她們連一個銅板都沒拿哪。——真是了不起！——該在學堂念書的，她們偏不肯念，要來在這里——說是什麼，替國家——鬧五——唔，我簡直說不上來。——一句話，她們真真了不起！」

許得慶驚訝說不出話來，只張開嘴吐出一聲：

「呵！」

第二天，他們的師長把處問負傷官兵醫，送到醫院里來，看護小姐就念給他聽，替他一字一句地解釋，他聽到要他們好了，快點回去殺敵人時，便忍耐不住了，大聲嚷道：

「好好好，再上前線去！——我今天就走！」

看護小姐趕緊止着他道：

「不行，不行！——你身體還衰弱，還得養息幾天哪！」

他就着急起來，口吃地說道：

「你不知道，我們當兵的也急着想替國家顧點去哪！」

## 意大利的飛機師

打下敵人一隻飛機，裏面有一個意大利人，他先歸在中國航空學校當過教官的。因此，我們的空軍認識他，便對他說：

「你是對飛機上邊最先知道是你先生，我們可以不再擊落機兒了。」

意大利人略為驚訝地說：

「呵，對手就是你們嗎？我還以為是歐洲人嗎！這年來，你們中國人，真是進步得快！不說對日本人，就連我……」

說到這裏，臉紅起來了。

接着，點心牛奶一類的好東西，擺上來招待，餓了一天的意大利人，一面吃，一面不好意思地說：

「我從前拿你們中國人的薪水，現在來打你們，你們不覺得我可恨麼？還肯這樣招待我



中國空軍將士說：

「這有什麼恨的，你先生是個法西斯蒂，幫助侵略的國家，原是主義決定的。」

意大利人沉默一會說道：

「這是你們的誤解，你不曉得我們意大利，流行這樣的話嗎？三個人在一塊，是法西斯，兩個人在一塊，是朋友，一個人單獨在一塊呢，那就是反法西斯了。」

中國空軍吃驚道：

「那末，你們意大利，只有墨索里尼，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吧？」

意大利人說道：

「老實說：就連墨索里尼也不是真的，無非他很聰明，曉得做法西斯好昇官，好發財吧了。」

於是中國空軍明白了，便問他道：

「日本人給你先生多少錢一月。」

意大利人吃着東西，頭也不抬地說：

「一千九百。」

中國空軍說：

「倘若我們中國政府給兩千元呢？」

意大利人抬起頭來，興奮地說：

「算我的，我冒險去炸東京……只消你們再找兩個意大利助手。」

有一個空軍將士，忽然想起……了，笑着說：

「再添兩個意大利人，那不是就糟了嗎？」

別的空軍都驚異地問他：

「這怎麼說的？添兩個意大利就糟了！」

他笑着說：

「剛才他先生，不是說三個一塊，就是法西斯嗎？變成法西斯，他那肯幫我們的忙！」

意大利人放下茶杯，趕忙申明說：

諸君不要誤會，這話只限於法西斯統治的意大利呀……老實說，我們在外國，用不着假裝

法西斯的，乾脆得很，我們是認錢不認主義！」

煮鴨湯。說鴨湯、金鴨湯、鴨湯、鴨湯……

### 選

請你不要開會，請你不要開會，請你不要開會……

### 意大味伙行鋪申即備

「開七掛求也，不具鋪三鋪一銀，請長城西漢……」

在湖南南邊，一到有墟的地方，就看見人家壁上，貼有「中伙安宿」一類的紙招。這類人家，便叫做伙鋪。正午時候，你可以進去買熱飯，即是路上一般人喊的「打中伙」。天快晚邊了，你可以進去住宿。他們屋裏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下細去看，首先便是煮飯的灶，以及安置碗盞的立櫃。先到的旅客，已經圍坐在那裏，悠閒地吃煙或者忙忙地作菜了。主人只替旅客煮飯，其餘一概由客人去弄。燒的是松木柴，燃得滿屋都是煙子，牆壁以及樓板，都是熏的黑黑的。主人的臉上，無時男女小孩，都多多少少有點黑的痕跡。切菜的板子，不大乾淨，自不消說。菜刀與鈍器可以，放在豬肉上，好像拿便錫子一般。鍋鏟令人不可思議，形式如一把小鋤頭，只可以挖，斷斷乎鏟不得的。兩手炒着炒過了，冷水洗不脫，熱水也洗不掉，肥皂又沒有，怎麼辦呢？不要着急，店老板娘會告訴你，那灶邊上有灰，可以抓來擦手，但是你得小心，莫要魯魯莽莽地摸著滾滾的灰哪。

如果你要坐山轎子，才能走路的話，那麼下轎之後還見伙鋪定要敲鑿眉頭的了。假若你是徒步旅行，爛泥濺到腿上，那就極其快活，洗一熱水足，圍着桌下邊的火盆，吃你親手炒出的菜，你會不知不覺要比平常多吃一兩碗的。你吃了飯，還不感到怎樣疲倦，你可以圍着火爐，同男女主人，談點當地的風俗哩。比如你遇的是桃嶺墟吧，那個瘦來像癆瘵鬼的男主人，便會告訴你墟背後的山嶺上，有無數的野猪，它們雖不吃人，可一發氣就拿嘴拱你，一拱就把你拱到半天雲裏。同時在旁邊煽火的女主人，一面吃泡菜，一面吃茶的，更會搶着說，桃嶺嗎，就原是個豬婆哪，有個地方，你去看看和豬嘴沒有兩樣，拿東西朝鼻子上一敲，會流血哩。男主人見客人不相信，便取下穿着的煙袋，鄭重地說，這斷斷敲不得的！地方上的人，那個敢敲？一敲，桂陽州那面的人，準會發瘋。——那就惹出天禍來了。女主人覺得沒有補說的必要了，便另外說起別的。哈，在半山腰上，你去看看吧，後面全眼的是豬仔仔，都是這個豬婆帶的。問明白之後，原來她口中所講的豬仔仔，全是山側邊的小坵小坡囉。

人疲乏了，主人便掌着燈罩子的洋油燈，領你上樓去。樓梯沒扶欄，只吊一根粗索子，你怕跌落嗎？上樓下樓，都可以用手拉着。就絕不至於有任何危險。樓上角落裏，至少放有一兩個大缸子，起初你會疑心那是米缸子，或者是裝醬油裝酒的。等到你問主人方便處在那裏的時候，他

便拿嘴巴向菓子那面逼了一下，逼到方便得很，只是每次有人方便之後，全樓裏總有二十分鐘叫  
你聞不着好氣味。因此我感到東方文明特徵之一，便是自己方便，別人不方便，結果本家都不方  
便。

沒有床，檯子上鋪稻草，就是睡覺的好地方。鋪蓋自然不太齊，但你乖覺一點，把鋪蓋翻轉  
置，菓子作面子，面子作菓子，也可以勉強舒服睡一夜。有些終鋪竊案一胎的，總想偷有蚊帳，  
那腳太掛出奇，掛起來至少可以置着二三十人。所以一家伙鋪，只消備一襲就够。

女客到了這一帶的山路上，對於住的問題，首先就感到爲難，多半是飲鋪主人，讓出己的  
房間，權作不得已的解決。再不然，就是和老板娘合鋪，跟他拖鼻涕的孫子些，擠在一道廳，而  
老板呢，便給老板娘，趕一屋背後半間上去。——他們大都是一面開伙鋪，一面在做莊賺的。據  
雷鋒是一家人出進門，爲了招呼孩子和各種的方便，要求騰一間小房間，讓旅客夫婦合住，那鋪  
們萬不能答允的。爲什麼呢？這就是他們遺活在古老的封建社會中，男女的性關係，是覺得非同  
小可的。因此，你同他們提到日本人侵略的事情，他們最感忿怒的，便是婦女被姦污這件事了。

## 旅途上

——由湖南省霹遠赴永州道中——

一路的山嶺，並不高大，但樅樹雜木和野草，却長得很多。有豐草和樹葉，業已枯黃了，可是青綠的景已，仍然到處點綴着，顯出南方冬季的特色。路上不少褐色的山石，有的隱伏在草裏，有的突現在岩間，因此山給人的印象，不是臃腫肥胖，而是清癯頑健。

山佔的地方，太多了，一些可耕的原野，從嶺上看下去，真是窄狹得很，好給像山擠得怪可憐的。但下到原野的時候，那種開曠的空間，又頗能使人快適地抒口氣，不像高低不平的山上，總有一些高坡陡坎，遮着人的視線，即使有什麼處所，突然很開朗起來，可以看到遠些地方去，但一轉眼，就又走過了。山下村落，都是擠簇在一塊兒，至於零零落落，一兩家人散起住的，簡直沒有。每個村落後面，擁有一個豐盛茂綠的林子，爲村人公有，誰也不能進去砍伐，還是培植

來表示興旺的。這種林子，多半是住在較高一點的地方，即使和村落一樣的水平，却還是去個僻處後龍山。地主住的村落，和貧農佃房的村落，也可以從後龍山竹木多少上面，分別出來。

村前或村之左右，總不缺一些條條落落長長的樹子。樹下常有黃牛躺著，嚼着稻草，懶懶地搖動尾巴。修長的樹幹身上，離地約個把人高光景，圍著一堆團團的稻草，小孩子會攔着樹頭，指着喊：

「啊啊，樹子也穿衣裳啊。」

樹下還有好些乾枯的非樹，上面蓋有高梁桿子那類的東西，從井眼下去，越下越大。即在風雪交加的時候，裏面也是暖烘烘的。農人把冬天怕凍的東西，如紅薯洋山薯，涼薯，甘薯等等，通通藏到下面。這可說是農家的戶外倉庫。白日黑夜，都沒有人特別去看守，也很少給人偷去。這由於多是聚族而居，平日誰守偷盜行爲，極易覺查，不能讓偷立足。他們平常趕去一個偷盜，無須向官府請示，只消大家同意，便算數了。甚至，假使有犯姦行爲的，打殺或者活埋，也是一族人開會解決，很少請官辦的。至於別一村的人，也不輕易偷，因為若一發覺，便會成爲流血械鬥的導火線。

南天的冬季，陰天細雨的時候多些。霜天到了正午，便即晴明起來，爲大路穿過的一個村落

，叫做何仁洲的，糲子有剩爐湯，簡單的雜貨店，乾淨的伙舖，到也有些。我們就在這裏打中歇過半。米由店家賣給我們，價錢不貴，一升不到一角，還在抗戰期間，算是更便宜的。店主人替我們煮飯，菜却不管，須要自備自辦。這種方式的息客店，非常流行於內地，因為經營爐門生意的，不能專門靠客人過活，多半只屬於附業，主要還是在耕種田。

原是很少坐山轎子的，這次因為一位女親戚同我們同路，多雇了一乘山轎，結果她因事不能走，而轎夫又不肯解約，於是只好由我來坐。又因為要一連走三四天山路，人走得疲乏了，也只得坐了上去。走在前頭一個姓李的轎夫，人生得高大，穿着中式襪子，披著灰色舊軍衣。每次他把抬竿的重心，從左肩移到右肩，或從右肩移到左肩的時候，他那咬牙用力的精神，便由臉的側面，現了出來，極其使人感到不安。好像他那半邊臉子的表情，是在憤激地說：

「你有什麼權利，你要壓在我的肩上。」

半下午的時候，便在營井盪盪了下來。這是一條巷子組成的墟場。坐落在狹長的原野裏面的。打開伙舖的後門，給落日照着的青色的甘蔗田，都帶着明麗的景色，展露在人的面前，而那蜿蜒在原野盡頭可以望見樹叢的山嶺，也已抹上向晚的煙霞！變得更藍更難看了。晚飯後，幾個轎夫，誇火圍談，年青的老板娘子也參雜進去，隨便搭白。她那大方無拘束的神情，笑着的健康



時臉色，使幾個驢夫都變得柔和起來，談話一點也不粗魯了。他們離開店子，彷彿皆是些醜態人，和賢明的父親一樣。老李則露着微醉的臉色，正正經經的說：

「到永州就好了，到永州我就要到X司令公館去。X司令人滿好，他總是說老李，忙什麼，吃頓糟飯，我就叫人去留酒。」

老板娘子就脆聲笑着，責備他說：

「又在吹牛了，你過一回，便吹一回牛。」

另一個驢夫，便替老李辯護：

「他沒有吹牛，別的事情不敢說，惟有他今晚說的話，我敢包。」

老板娘馬上回答：

「你歇倒打聽起來哄我麼？真說得像！人家一個司令公館，借像我們這些伙舖一樣，客來旋打酒。你再細細聽，借是一壺子兩壺子，拿大碗出去打的。」

老李却不同她爭論，只是一本正經說他的，好像說點話來玩，正是一種不可多得的享樂似的。

「底下的副官些見了我，總是老李長老李短地叫，借會有人走過來拍我肩膀，叫嚇，老李，你

不聽我勸，你真細察，丟了好差事，你不幹，你去拾轎子，狗吃掉他的心了。這回不准你走，你走，我就叫勤務兵看倒你！」

說到這裏，真好像拍他肩膀的副官，站在面前一樣，現出忿忿的神情說：

「看倒我，你就叫十個勤務兵，幕着不倒我！」

年青的老板娘子，禁不住笑着罵：

「够了，够了，不要發酒瘋了！」

老李還半斤駁她地說：

「誰吃醉了，你那一小碗酒，大家分下來，只不過打溼了牙齒。就是說我一個人喝多點，也不過只走到這裏。」

一面拿指頭，點一點他的喉嚨管。便又繼續說下去，現出很嚴肅的樣子：

「酒醉得著什麼人？酒醉不着人的。」

老板娘子揮一下手，制止他地說：

「算了，不要說這一大堆酒話了！你借是編些司令。編些副官好麼。」

老李不服氣似的，向別的轎夫說：

「你們聽，她總是說我編的，我哪會胡！我老李沒那份聰明。」老板娘子現出很擔怕的樣子，對別的轎夫說：

「我就是只差沒去過永州，要是去過永州我不當場考白你。司令公館在那條街囉。」

老李譏笑的說。

「你這一問，要不是想騙幾天幾夜，怎會想問這些話來。」

則一個轎夫替老李解釋說：

「還考不倒他的話他在司令公館煮過年多飯！」

老板娘子望着老李有些吃虧地說：

「你怎麼走開呢？你真蠢！那樣的巧差事，打起燈籠都找不着，第一，你買茶，你要落多少錢哪，哪一個天公館的廚房不發財？就是每個月正大光明，賣肉皮，賣鷄毛鴨毛，也了不起啊！你真蠢！」

其他的轎夫，也惋惜地說：

「老李，就是照氣搞，你多麻煩這點，他就更想張飛來了。……公館裏面，麻也麻瘋，不物你裝簡便便。你我餓了就算了，他就是腰裏帶夜，十三更不，你帶在馬不鬆動。」

老棍子就打斷他的話說：

「再滑，也比你抬轎子好。你抬轎子，爬山過嶺，汗一身一身地出，世間哪有你們抬轎子的苦！老李，天說地說，你總是傻子，擺着一堆錢，你都不曉得要。」

「錢！」老李轉眼地說出這麼一聲，沉默一下才又說：「錢算什麼，簡直狗屁不如！說不與用錢了，只配拿法搯屁股，老實講，搯屁股都不要，搯屁股都嫌太光了。」

老板娘子立即尖聲責備他說：

「你越發說到天上去了！你不爲錢，你抬轎子做什麼！」

老李譏笑地說：

「如今僧道什麼呢！這不是世道哪……好世道總不與用錢的。連光洋都不要！」

他的夥計就反問他：

「那用什麼呢？」

他白他一眼說：

「用氣力啊，蠢東西！」

他的夥計，看他一下說：

「你傢伙三，你今晚的確醉吃了！」

老板娘子去抱點柴來，重新坐下之後，才又說：

「如去世道的確不好，前天新田縣的縣長，打着裏回來，在墟上過夜，等了十多條槍，才敢翻身哩。這回你們過鴨家嶺，到要小心哪。」

一個轎夫接口說：

「不要緊，這條路，我們上次才走過。」

老板娘子添着柴火，一面說：

「你不能那樣說：如今的世道，你敢包嗎？比方說，日本鬼子，這裏打不來，你料得到飛機不來炸嗎？料不定的，凡事料不定的。總要小心才好！」

「空話！我才沒有那麼多的小心！」老李輕蔑地說了這聲一聲，吐一口痰之後，才又繼續下去：「夏天的時候，城裏頭有人說，你們要小心呀，吃不得生冷水哪，……吃不得生冷水！……吃不得生冷水，哪個路上跟我們嘛。這等於向叫化子說，你們小心，吃不得蒼蠅爬滿的飯哪。」

……吃不得，那才有鬼！要勸，到不如給我們吃的穿的，勸我們不拾轎子好點。」

這老板娘子住笑着罵他：

「越發說得不像樣子！這真是，你聽他吐一息，他就賴着不肯走了。」

老李要笑不笑地說：

「我不在說你，我是說那些人。他們總是放屁安狗心，空口說好話。……老板娘子。」

「什麼？」

「你這次究竟減薪好不好？」

老板娘子笑着說：

「千說萬說，你惜是說到這一層，真沒多大意思！」

老李回伙伴些眨一眨眼睛，假裝正經地說：

「不說得這一層，也就悶得嘴巴光會吃飯了。」

一個轎夫打着哈欠道：

「睡了吧，明天怕要走路哩！」

大家影影綽綽地站了起來，老板娘子便拿一根藤棒，去照着前後的門口。最後，我一個人坐了一會，也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動身時，天空晴朗異常，田野露陽光照着，彷彿初春時節一樣。大路有時伸入田

野，有時又沿着一條河流。河流水清見底，碰着多石的灘上，則發出水花和聲響。河岸上的甘蔗田，還露出一片青色的尾梢。頭頂青布的女人，在田裏撒撒有聲地割倒甘蔗。田側邊，彎起塵時搭蓋的草房，有龐大的水牛，拖起土式的木機器，在不息地壓榨甘蔗，水車似的宏大聲響，響徹整個田野。同時農人也在草屋裏鬧聲響，且柱一般的黑煙，蓬勃地直向天空沖去。風順的時候，過路人可以聞着甜的氣息。

勞作是可讚美的，他把生活變得熱鬧，同時更把人的存在顯得充實。

## 涼亭

有一天，到常去的涼亭上坐，那時正是挑米挑柴的鄉下人；都進城去做買賣，尚未轉來，亭裏沒有什麼人息足，只兩個小販擺着食物攤子在那里閑坐。一個小販，年約四十多歲，身裁矮小，足是跛的，眼脰也有點毛病，但却喜歡談話，跟過路息涼的鄉下人，總是弄得有說有笑的，一般過路人多半願意買他的香煙花生鹽果。

另一個小販，年紀更大些，他說他有七十歲了。穿着長衫，樸子文綳綳的。他不大同人招呼，老捧着一本書看，看的很慢，很久以來，我就見他看的書，是本金台平妖傳，他也賣香煙花生鹽果，但他却不拿這些東西來同別人競爭生意。他在攤子下面，另擺一瓶藥酒，和一兩隻杯子，常見鄉下人走來，出六毛小洋，買他半眼罈那們大一杯，用瓦罐裝回去。也可以說，他主要是賣藥酒的。在涼亭的壁上，懸掛一張褪了色的破衣，寫着能醫百病的各類誇張防語。同時從這破衣上，我知道這件破衣江潮的右字叫做大仙。他的藥酒究竟怎樣好，我沒試過，只是覺得意地



對我說：

「你看我這麼大的年紀，就是吃了藥酒，才能看過本齋哪。」一面擺一擺手里的藥。這時他那終天鐵肅陰沉的臉上，才露出了微笑的紋路來了。但我有點疑惑爲什麼不使耳朵和眼睛一樣的新呢？但他講話，不提高聲音，他是聽不見的。

我這天，去涼亭的時候，跛足的小販，正把踏邊上人家去的爛草鞋，收來堆在火堆裏面，使火終天不息。他之所以不惜側着身子，足腿一翹一翹地去幹這件麻煩事情，全是著眼在算盤上面。因爲一毛小洋買三枝香煙，就要倒貼一兩根火柴，是太不划算了。他剛埋好爛草鞋回到攤子的時候，一個年青漢子從田野走進涼亭來了。這人臉子不大黑，跟長天在田野里晒太陽的農夫十分像，而且留着西式頭髮。只是服裝粗獷，當胸的一排鈕子，也全解開了的。雙手滿粘泥巴。他一面向跛子小販取枝香煙朝火堆裏走去，一面拖長聲音說：

「這年辰，不如死的好！」

點燃煙，轉身過來，挨着涼亭的柱子，便悠悠地吸着。一臉健康的樣子，絲毫沒有憂鬱的神色，彷彿剛才說的話，全是說來玩耍似的。他是一位做風爐的工人，住和工作的地方是座破茅蓬圍邊房簷挨到地面，牆倒塌了，前不巴村，後不挨店，孤零零在荒野上面，只一條黃狗跟兩個

夢計，一同度過許多單調而辛苦的日子，大概燒燵子行城的時候，才使自己稍覺愉快一瞬，然而大概也由此帶回了夢，對於摸泥巴的生活，逐漸增加了厭倦。這雖然是一種推測，但在說這樣話的年青人，心裏發生這樣的苦悶，是很可能的。至少對於自身生活的不滿，是可以從他那句話裏，完完全全體味出來。自然說他真正想死，絕對不會有的，這樣健康的人，所以說不如死了好的話，無非對眼前的生活起着很大的反感罷了，跋扈小販反對他的話，他笑，他不答，只引用一句口頭話：

「早死早投胎！」

更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說不如死者，正是要求較目前美滿一些的生活。他是熱烈地愛着生的。而且這句話和臨刑的好漢說的一「二十年又是一個，」有着同樣的意義。但輪迴說的人，原是想懲罰不安份子防備犯上作亂的，如說今生有罪的人，來世會變畜牲之類。但不安份的人，接受了這種宣傳之後，亦取了輪迴這一點，却把有入畜道這些話全然當成耳邊風了。他們那種意志堅強，爲所欲爲的氣概，大有想投生什麼就投生什麼，誰也沒法阻擋似的，所以他們臨刑也不悔，只是滿不在乎，還誇耀地說：「二十年又是一個。」

我在上海的時候，遇見一個綁票匪，他是相信算命先生的話的，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捐命論

者的偉德，揚眉清氣論，也是與人安守己，不要聽信佞說的。這辭料得夠那裏，他這道這道，還更加爲之作秀起來。他計：任勞任怨子，這該是極結局的，那這怕什麼呢，我就要這樣大膽而轉轉，你不幹也要那樣教場，又何必這樣快於下呢？當時我便稱這轉的人，爲積德的壽命。着，着之，一個無膏力壯的小夥子，決不是一樣傳說迷信所籠罩的。他首先要求的是要生在得更好的生存。

這個做泥爐子的工人，吸完一隻香煙後，又向跛腿小販取了兩枝煙，一枝插在其背上，一枝重新點燃吸着，說聲「今天這輩子還是記上吧！」便又走向田野中去了。他那堅實的背，那大的膀子以及那大踏步而走的神情，都全給人一種頑強健壯的印象，簡直和悲觀、憂鬱、厭倦、頹廢這等名詞一點也聯繫不起。

風爐工人過後，跛腿小販去收拾那堆廢過的火，一面將剛才反駁風爐工人時引用的議論，喚喚的再說一遍：

「死子媽，到不如滑着罷！」

那小販先前是一名鐵匠的大師傅，因有點資本，便領起夥計學徒在城內開店過日，一面做學徒，一面做生意，不曉得本鬼子的飛機轟炸城內的時候，財產家具，便都燒在火燼了。從此該

了下去，再也爬不起。他便將臨得欄台坐過的身子，移到冷落的涼亭上來。而先離繭帶打算的爭爪子，也用來抓花生搜集爛草鞋了。日子真是要捱才能過得出來的。所謂捱，便是有一天逼一天，逼不下去也要勉強過下去的。還可看出，我們中國人，對於生之意志，是多麼地強烈！

跛足小販坐好之後，還把剛才那個年青漢子說的話，大聲講給大仙聽。大仙把眼光睜畫面，陰沉沉地看了跛子一下，又望我一下，然後慢吞吞地說：

「就是天上的月亮嘛，它是寶貝，還有圓有缺，你是人囉！」

我們沒有回答他，他又把視線移到書上去了。他是湖南永州那邊搬來的人，在廣西已有好幾十年。挑起他的藥箱，跑過許多地方，人生的釘子顯然碰過不少。到了晚年，還在涼亭上擺攤過日，藥酒不能負全部養老之責，還要請糖果花生香煙之類，從旁幫忙，一種失意人的沖涼況味。當是完全可以想見的。但他已沒有忿怒嘆息了，天上寶物也還會缺的哲學見解，業已安慰了他，我無話可說，我只問他：

「金台平妖傳好看麼？是不是很有味道？」

他那嚴肅鎮沉的臉上，又復現出一絲的笑紋，高興地指著書回答：

「有味的，我現在不想看別的，就只想在這裏面尋點快樂！」

這雖是簡簡單單三個人偶然說了幾句衷心話，但我都覺得這是一部份中國人生最好的縮寫，可以給我們不少觀感的。

## 車夫

### ——北國素描之一——

天是明淨的，出太陽。牆陰屋角，可說堆着雪，並不化去。街道上雖掃去些，但殘留下的，便同泥土，凝成薄冰了；就在車輪下，鞋底下，發出沙沙的聲響。

張大財一早起來，已經拖着空車，兜過幾個圈子了，現在只得在一家饅頭店前，無可奈何地坐着，算是息氣，也算是等生意。旁邊放着他的車子，車輪上黏些冰雪和爛泥，顯得很骯髒，很笨拙。陽光晒身上，半點也不覺暖和，他便把披着的破棉袍，那是只用布帶拴在腰上並未扣着衣鈕的，時時拉緊一些。

街上少人行，備有賣水和賣小菜的，在挑着担子，緩緩兒走着，一面喊出北方人那種剛強的

「噴噴泉水。」

「蘿蔔鬼。」（「蘿蔔」兩字須讀成一音）

聞聲，還有轎子拖着水車，一路轟轟隆隆地走過，只有這一個噪音，才算暫時打破了冬天兩上的沉寂。

張大財等得不耐煩了，立起身來，伸個懶腰，一面走到街道中間，向兩邊擡頭張望；沒有人影，只那面千佛山，著一身雪，在天半空裏，銀燦燦地立著，看來比平常漫雪的時候，更加顯得壯麗，但他却沒有注意到這點。

「布布布。」

「咕咕咕。」

「哭哭哭。」

這是北方城市裏特有的聲音，前邊初去的人是不大聽得慣的，但對於張大財却是挺熟悉了，他趕緊跳向街邊，背後立刻馳過了三架腳踏車，同時還把這串怪聲，直帶到街之那一端去。

旁邊另一個拖車的，望着腳踏車的後影，突然拍一下膝頭，罵道：

「奶奶個×，在這人的地方，也要發！」

張大財沒有說什麼，只是發愣地想著：

「媽勒把子，世間就只有一種黃包車多好！」

兩孔胖來像塊饅頭的老模煖，端出一大籠大氣蓬蓬的包子，向外喊道：

「熱包子，才出籠哩！」

擠着下的車夫，都一齊回過了頭，但卻沒有一個人，走進去照顧，大家只是吞嚥一下口水，仍舊把眼睛忙來找尋生意。

棚時對面巷裏，棚好有人叫車子，車夫立刻拖着車，衝鋒似的，趕了過去。

「到車站，津浦路的。」

「來，坐下，坐下！」

兩個車夫爭着搶客人手裏的提箱。

「要多少，先說好。」

客人伸手一攔，拒絕了。接着幾爭論價錢，最後客人只出一角。別的車夫，都忿忿地說道：

「道遠，才一角，叫他們吃水哪。」

一面拖着他們的車子，但張大財却發了這筆生意，背後馬上送來了這樣的罵聲：



「媽，媽，媽，媽他個小舅子！」

張大財一面跑，一面生氣地咕嚕着：

「媽勒把子，你們曉得我有多少孩子！」

到了車站，接着一張角票，心裏才快活了，並盤算道：

「只要肯跑，錢少點有什麼要緊？」

他往往是這麼打算的。但一個人的氣力，總是有限，無論如何都不能整天的奔走，於是他就不得不像其他下力人一般，吸食「白麵」紅丸這種興奮劑了。現在拖着空車走着，剛才出的一身汗，漸已冰冷下來，而是腿子又有些軟軟的。他知道距離發的時候不遠了，就趁便在一家外國藥店前面，放下車子，走將進去，把一角錢票，遞在櫃上，立刻換得了一塊小小的紙包。可是，一走出店門，便馬上看見了一個穿黑大衣，戴黑眼鏡的傢伙，却像在地獄下鑽出的狗熊一樣，正冷冷地盯着他，張大財立刻明白了，那人是要檢查他的，便迅速掉身進去，向外指了一指。那個矮胖外國老板，唇上留有一點鬍鬚的，就從綠色瓦紅爐邊站了起來，一面抓着一塊紙包，一面舉着本地的腔調，說道：

「從帶你走，看他敢怎樣？」

裝着響起木拖鞋，就一屁股坐在黃包車上，做出傲岸的神情，直叫張大財拖着跑去。

約莫半點鐘，這位外國差役，才叫張大財坐下，並說「等一會，」就走進他那個同種人的店裏去，交下紙包，談了幾句，然後走了出來，又叫張大財拖他轉去。

張大財這時越加疲乏起來，額上冒着冷汗，等到跑回那家外國藥店時，足腿子幾乎軟來拖不動了，鼻子裏且流着清水。他放下車子，一面拭着額上的汗，一面勉強笑着懇求：

「老板，來回這麼遠，請多少給點茶錢！」

「茶錢？笑話！俺不爲了你，出來吃老北風做什麼？！」

那矮胖子的老板，把大袖子往後一揮，便響着木拖鞋，走進店子去了。

張大財這時連去爭吵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覺得頭有些昏暈，而拭額頭的手腕呢，也在微微地顫抖。他嘆一口氣，便一面打着呵欠，一面拖着車，向賣開水的地方走去。剛向茶爐子旁邊的老板娘細聲叫一下：

「來一杯開水！」

背後突然伸來兩隻手，抓住了他的手腕，趕緊掉回頭來看時；呵呀，抓他的，正是先前那位穿黑大衣戴黑眼鏡的傢伙！他站立不住了，就讓那人拖着，週身却流着虛汗。

卷一

一九三六年五月。濟南

## 漁夫

### 北國素描之二

潮水慢慢地退去，海也在漸漸消瘦了。先前隱在水中的一些暗礁，都嶙峋地裸露出來，現着黛綠的或者赭黃的姿影，彷彿一羣海中動物，要在初出的陽光中，曝曬牠們的背脊似的。

那大漢子在後海沿上走着，朝海灣瞟了一眼，便趕快加緊了足步，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就立即有潮濕的泥沙，在他足後跟下，濺跳起來。他平日是不注意什麼鐘表的，而他自己家裏以及左右鄰居，都沒有價值這類奢侈品的可能，可是他也能推測日子和時間的，那便是憑他門外按時漲退的海潮了。

和他一道走的一位鄰居，是要到東洋宰畜公司去殺牛的，身上用皮帶斜掛着鐮把尖刀子，足下穿着長統的膠皮鞋子，（倘若衣襟上沒有沾污着牛血的話，說成將軍倒滿像的。）嘴角上翹着

懶懶，慢吞吞地拉着大步，一面說着這後海沿的英國海軍機關一成功，洋兵種打道兒登岸，備敢打賭，一切生意都會好起來的，假如大家朋友背沒錢，開家熟食店，把公鐘里面擱掉的牛雜牛肫之類弄出來，燉給拉洋兵的車夫吃，都可了不得。說雖是像往天早上的閒談一瓣，看見什麼就隨便講什麼，但歸根結蒂，還是隱隱乎想脫離了公司，自家做老板，幹一點小本生意的。孫大漢子對這可沒有趣味，他是在外國漁業公司里做工的，即使平日有過什麼夢想，也不外是，回到先前的日子，裡着一隻船，率兩個夥伴，到國州灣以及更遠處的海面，去重理打漁的生涯罷了。而倆漁民的姿容，滿的滯退，祇告訴他時間已不早了呢，自然以沒心腸，把鄰居的閒談，再聽下去。

「噯，那麼急，做什麼，去早了，恐怕還沒開門哩。」

「哪里？像不像？今天怕遲一點！」

孫大漢子一面急急忙忙地走，一面向路邊的海灣揮一揮手，意思是要他的鄰居，看看那架自然界的鐘表。

但他的鄰居，雖是老住居海邊，和海很接近，可對於海的性子，却是極其不熟悉的了，只是漠然地，一面隨着孫大漢子指點的方向望去，一面取下短煙管來，彈彈煙上燒去的灰燼。

海的近處，美國的海軍棧橋，剛在水面造成許多水泥的樁子，旁邊載着機械的小火輪，正把疏浚泥沙的一串鐵臂拉動着，看去彷彿許多烏龜，不斷地從水里爬出一撥。

再這些地方，便是掛着褐色風帆的小船，正吃着春風，滿載洋貨，趁着退潮，駛到河口邊去。

這一切，都同往天差不多，看不出孫大漢子所指的魚錢來，但也沒有趕着去問他，下細深究的必要，因為一向就見慣不驚了，這個陰沉的漁夫，自從船和網子押當以後，便愛說些使人莫明其妙的話。更何況，自己只是信口閒談，沿路消遣而已，其他，有什麼計較頭呢。

所以，一見孫大漢子不等他，他便立刻同岸邊另一個談起別的來了。

外國漁公司是在小港的邊上，幾隻叫做什麼丸的小輪船，就一個挨一個地停在門前。一些短壯的日本漁夫，頭上綁着污舊的白毛巾，足下登着長統的膠皮鞋子的，都忙忙碌碌地從船底抓出魚和冰塊來。中國苦力便兩人一箱地，從船上抬到公司裏去，好像一羣搬家的螞蟻一樣。

大家都是忙得要命的，只一個短小瘦削的中年日本人，上身穿着黃斜紋的西裝汗衣，足下登着皮馬靴的，態度非常悠閒，時而立立在岸邊，時而站在鐵道上，手裏拿着一根鐵槓的木棍子。不時用來點點他的馬靴尖頭或者馬靴中部。

孫大漢子跑到他的面前，一邊擰起魚腥的袖頭，揩揩額上的汗珠，一面惶急地說著，今天來遲的原因，是女人和孩子病了，不得不待一會兒。希望原諒，不要扣除工錢。

「呵，太太和少爺們病了」，瘦削短小的日本人，斜起眼睛瞟孫大漢子一眼，「你還來做什麼呢，該待在家裏侍候哪。」說畢，竟走到門前走道上去。

孫大漢子見他並沒有發氣，雖是話不對勁，也不管了，就一直走進門去，打算動手幹起活來。但那瘦削短小的人，却把棍子朝門口一擱，冷冷地說道：

「怎麼不聽話，我叫你家去哪。」

接着厲聲說道。

「讓開，讓開，你看，攔着別人了！」

隨即靜靜地走到岸邊去，更把木棍子慫慫地點着馬靴的尖頭。

孫大漢子在他的後面，低聲懇求着，一面心裏悵悵地想道：這個三寸丁黧樹皮一擱的傢伙，只消咱老子一拳就打下海去了。但他也明白，在這個港灣風骨他的，並不是這個小東西，而是一個更大更厲害，有如惡魔的，可是他卻把牠表達不出來。所以他不再不彎下腰幹，對這小東西，說些可憐的話語。

那個瘦削矮小的日本人，老是冷冷靜靜的，毫不生氣的樣子。當這個巨人低下的額頭，快靠近他的肩膀時，才斜起眼瞜來說道：

「你還是養息一天的好，再不然，你也要生病的，讓你的太太少爺一礙。」

孫大漢子，只有勉強苦笑着。

「先生。不要開玩笑，俺們苦人兒，一天不做工，就要餓肚皮。」

瘦削矮小的日本人，沿着梯邊輕輕走開了。孫大漢子仍然低着頭，尾了過去。

「先生，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老婆兒子，嘔，病得爬不起來，說不定會……（聲音顫咽起來）讓俺做一天，算半天的工錢，唔，好不好？」

瘦削矮小的日本人心裏動了一下，但他看見碼頭下的漁輪，還早上已經少到了幾隻，工作又比往天少些，何必再添人呢。便沉默地走開幾步，眼睛並不瞧一下身邊這個巨人。

幾個高麗女人，穿着不潔淨的白衣白裙，提着添早的洋鐵桶，走下碼頭去叫小船。她們是要到海島上去採蠔和海菜的，一路輕捷地笑語着。

瘦削矮小的日本人，便拿眼盯着她們，當她們的小船已經浮在港中的時候，他還沒有離開她們一會兒。



孫大漢子竭力壓制着哽哽噎噎的聲音。

「先生，俺家裏，一個板兒（銅板）也不剩了，……又……又……又借不出……俺今天一定要找

點工錢，家去買……買藥哩。」

瘦削矮小的人，忽然忘乎其境地，用手圍一個孫大漢子的腰部，像對老朋友那麼似的說道：

「你看，那幾個矮子，哪一個漂亮？……媽的，還不坐下去，呵，一定閃着腰幹了。」

說完後兩句話時，他的眼睛，又望到港中去了。原來小船上的高麗女人，有一個年紀最青，

臉蛋圓胖胖的，始終沒有坐着，正在這時，突然給船搖擺了兩下，她的身子就馬上傾側起來。同

船的女人，大聲嘩笑着。笑聲和鬼臉的海風，一齊播送過來。

孫大漢子禁不住抬起頭來，隨着望去，但眼睛已有點潤濕了，什麼也瞧不清楚，只見一些船

的模糊影子，在水上來來去去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青島

# 慳吝人

——邊地人物小紀

「還是鞋子！」

「啊，還是鞋子。」

兒子看見爸爸在翻弄個學校回來的箱子，拿着那些不該讓老頭子看見的東西，便釘起了

「鞋子？鞋子有這樣的麼？」

「爸爸，這是皮子做的麼。」

爸爸不看鞋子，只是將不高興的眼光，直朝兒子的臉上打量。

「多少？我給你的錢，於是這樣花去的麼？噫。」

「爸爸，不貴，剛剛，……只不過一塊錢哪，比布鞋子才多……才多三角。」

兒子勉強笑着回答，把實際的價錢，完全瞞去。

「這還相因，還還……讓穿穿看！」

老頭子臉色軟和了，一面還壓設着，便坐在竹椅上，把粘有泥土的足板，用自己的袖頭擦了幾擦，就穿上那烏黑發光的傢伙。

「嚇，剛好，就像替我買的一樣。」

老頭子發出贊美的聲音。

兒子看見父親臉龐真面，心裏暗自着急，但又不好說得，只好做出討好的樣子說道：

「爸爸，不忙，我去替你打盆水來，會式麼？以後你就拿去穿吧，我另外……」

「我穿啥子？」老頭子穿上一隻，就站了起來，個起頭，用眼睛端詳着：「這怕路難走了？」

「現出忽然犯起什麼了的神氣，」哈，看起來，倒像前些年辰的靴子哩！」

媽在隔壁清理洗好的衣衫，聽見老頭子在查兒子帶回來的東西，便擔心他要追問錢的出處，趕緊到她這偷給兒子的煙燻的。等，聽得老頭子高興了，一面拿起一件藍布衣衫折着，一面走到

門口，輕輕地……

「明天你不是要去做客麼？兒子給你的，你就享享福吧？」

「他們手背是圓好看……我倒喜歡牠牢實！」老頭子躬下身子，用手提地皮子掂了幾掂，「還是啥皮哪？我看，牛皮可沒這麼軟！」

「爸爸，這是製牛皮，洋法子做的。」

兒子一面回答着，一面向媽媽彎着得意的眼睛，好像是在說：老頭子這下可給我騙住了。媽媽就在老頭子背後，尖起嘴巴，對兒子豎一下指頭。

老頭子聽見洋法子做的，輕輕放下鞋子，放起面孔說道：

「以後，可不要買什麼洋貨吧！」

接着，把雙手朝背後一放，向門外走去，剛剛走進門檻，又掉回頭來，帶着愛惜的神情，吩咐：

「把牠好好檢起！」

媽看見老頭子走了，才叮嚀兒子道：

「別那末高興！下次得小心哪。還有，你那些啥子酒兒杯兒的，也該檢一檢！」

「不要緊！我現在會騙他了，哪像先前……」

兒子隨即小聲地哼起毛毛雨一類的歌兒來。

第二天老頭子要去做客了，把老婆子給他補好的破鞋看一下，擱着眉頭說：

「沒補疤的，沒有了麼？」

老婆子覺得他的心意，便把兒子的皮鞋，抓來朝他面前一丟。

「現成的，你都不穿麼？……還給哈子新鞋呢？」

同時，又將那雙補過的布鞋子，給他丟在床底下。

老頭子不說話，就把皮鞋慢慢穿上，忽然想起了什麼，立刻又把他脫下。

「怎麼？你又不穿麼？」

「爲啥不穿？……可是，你叫我一路穿去麼？讓石子磨壞牠，好注意！」

老頭子穿上藍布新衣，一隻手提着一隻皮鞋，便赤着雙足，向田間走去了。

老婆子見兒子穿着新鞋在旁邊，就說道：

「你怕他穿壞麼？……他才穿得壞呀……你該讓他喜歡一下子！他才高興出學錢哪。……」

這可憐的老頭子！

下午老頭子依舊光着一雙足板回來了，但手上却提着那雙皮鞋。

老婆子驚訝地問道：

「呀，皮鞋啊？」

老婆子已有醉意，笑嘻嘻地找根板凳坐下。

「你瘋貓不到，今天三個杯茶來，茶炒得太鹹了！」

「打失了麼？……看樣子，又不像！……哦，酒瘋子，你藏着兜入玩！」老婆子翻着疑惑的  
眼，直對老婆子的腰上溜去。隨即把頭一偏，嘴巴一尖，「我不愛猜的，兒子跟你巴巴式地買  
回來，打失了，不說他難過，我都不答允你！」跟着向兒子說道：「你去給他倒杯茶來，……他  
不會打失你的，打失了，我要他陪你錢。」

兒子現着抑鬱的神情，勉強答充着，去倒茶去了。

「不要忙嘛，吃了茶，聽我說，……一路上口很乾……秧田裏的水，實在不好吃，一股泥腥  
味……你看，陳三頭子那東西，也在那裏。」

「那一個陳三頭子？」

「哦，你忘了麼？……這亂錢的陳三頭子，你都記不起麼？……我告訴你嘛，有一回，人  
家牽條牛去賣給他，哈價五十元。他斜起眼睛看了一下，回頭就走，……不要，不要，不要

，五十元一條的，我要他做個子……？有好的再給我牽一頭來！……在我們看來，五十元一條的，已經很貴了，他却看不起！這真是癡了心！後來呢，人家換着他的牌氣了，就把那條值五十元的，重新打整一頓，毛子刷過，磨子，角，都搽上油，再牽來，……陳三爺，這條牛上好的，你就是打燈籠來逼我，把我也弄出來！……你看我們陳三爺怎樣呢？這下子是看了又看的，從頭到尾。……你要多少錢？……多少錢？陳三爺，我們不敢估你老人家的便宜，八十元，一個也不能少。……陳三爺怎樣呢，又從尾看到頭，故意不高興地罵，胡說，哪有這麼貴，這些人的眼睛，你是騙不着的。頂多七十元！……你看，他還說他眼睛好，真是菩提子做的。……人家錢回答他說，陳三爺，我們怎樣請你老人家，說句良心話，多要你價錢，也該天雷打。……這癡心的傢伙，便說，好，你給我留下吧！……哈哈，今天他也在那里做客。」

老頭子說到這里，看見兒子端茶來了，一面接着茶杯，一面釘着兒子問道：

「我問你，皮鞋是不是一元一雙？」

「怎麼不是？我騙你老人家做啥？錢總是你老人家給的，又有個數目。我哪還有錢來花呢？」

兒子裝出一付真是不說假話的樣子。

「是的，我也曉得，你沒拿錢亂花。」

老頭子點點頭之後，就埋着頭喝茶。

兒子這時又向他的媽，愛着得意的眼睛。

老婆子却推着老頭子說道：

「酒瘋子，不要盡是括括括連的，……告訴我鞋子呢，是不是人家跟你借去了？」

「哪里？你才肯借呢！那樣的鞋子。」老頭子略微做出呵斥的神氣，「這鞋子真奇怪，走起路來，革呀革呀地擱着，還沒進門，就有七八個頭伸出來喊道：呵呵，這是什麼在擱呀！……囉，洋鈔子囉！」

接着，喝了一口茶。

「陳三頭子那傢伙，一把拉着我，……啊哈，老頭子，你也洋靈起來哪，多少錢？多少錢？我道：你猜，你猜，……八塊，……不對，你猜錯了。……那末九塊。……嚇，那洋鬼子的東西，真鬧着他了。」

又喝了口茶。

「他們真把錢大拋小用的，茶炒得那樣鹹！……後來，我就對他說，比布鞋子多三角之一塊。」



……一塊？三塊錢，我那爛崽要！他簡直驚得跳了起來。我說，你真的要麼？哪料他真的摸出三元錢來了。這個淺迷心的傢伙！」

「哪，你真的就賣去了麼？」

老婆子睜大了眼睛。

「沒有？當着那麼多的客人，要他才肯丟醜哩！我就對他說道，我又想賺錢，賣它做啥呢？跟着又說一句人情話，送你倒可以的，賣麼？實在不好意思……」

「哪，老東西，你就這樣送他了麼？」

老婆子有些急起來了。兒子也更加顯得不安。

「我沒那麼傻！一塊錢的貨，又不是白拾×的。這算起來，要值五斗穀子那。說的時候，我也生怕那東西說，那末，好！就送給我吧。個個人都曉得他是不大客氣的。我就趕緊接說下說，我是不喜歡穿洋鬼子的東西。這是我那娃娃的，今天穿來，他還不大高興哩！」

老婆子抿着嘴笑起來了。

「你簡直是個老滑頭！」

「嘛，誰說我老滑頭，我今天就比他老實一點了！」

老頭子隨即掏出三個袁頭出來。

「呀，你到麼賣了麼？當着那麼多的人就賣了麼？」老婆子立刻向他走了一步，鼓大着眼睛問，同時幾乎要罵了起來，「你的臉皮，直……真厚！」

「這沒法呵！你知道，張國繩也在旁邊打細成哪。你想想看。他說的話，怎好不答允的？……這個老怪物，往往一開口，就是揶揄，稅呀，估住挖你的腰包，一絲不留情面。今天他一下子却對我好起來，挨近我的耳及笑迷迷地說：寶呀，寶的好，賺他兩塊大洋，你還可以叫你兒子買三雙呢？我自家心裏也盤算，不錯，一石穀子的價呀。我就不管衆人笑不笑，只說團總吩咐的，我最只好照辦了。真的，要不是團總的說，誰肯當衆去臉哩，況且，他們又都笑得那般怪聲怪氣的。」

兒子氣青了臉，立刻朝屋裏走去。

「蠢東西，傷生氣麼？來，我給你一塊，再去買一雙好了！」

兒子只有忍着氣，轉身來接著，但毒陽毒步時，又給老頭子，喊着：

「轉來，我再給你一塊。……你也再同我買一雙吧！」

「你還買啥呢？錢不要隨便花呀！」老婆子知道鞋子的實價，就連忙阻止他，「沒有新鞋

穿，我替你做好了！」

「不，我倒不一定要穿，就怕還有傻子，肯出三塊錢來買哪。」

老頭子站起身來，把袁頭交給兒子就走開了。

兒子氣得亂踢着庭，咬着喉管，低聲發急地罵道：

「真是滑見鬼囉！你這老傻子，人家六塊錢一雙哪！」

「才六塊，你不是告訴我八塊麼！」

老婆子向兒子驚疑地問：

「兒子一下子紅起臉，嗚嗚地說：

「我沒有說這八塊吧？」

「唔，你全向我報謊帳！真不知道，你們年青人，是怎樣的大拙小用哪！」

老婆子不禁地，扁一扁嘴。

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

## 幼年時候的逃難

逃難一事，照例是饑餓的，痛苦的，但我却嘗過牠的甜味；不過，這却是在幼小的時候了。當聽說官兵衝城打來，同治會的人馬抵擋不住了，家人便在黃昏之際，倉促逃到族人那邊去。說起來，族人那邊只距我家二三里路，逃也等於沒有逃一樣，但結果還是逃去了，那原因，就由於他們那邊在砍大樹，房前屋後，牆口籬下，正散佈着許多樹根可以用來躲避子彈的洞穴。這是後來從大人的口中才知道了的，然而當時在我看來，只不過是些同小伴們做遊戲的好地方罷了。

農民的性子，大都是很節儉，很慳吝的，但我們到了目的地時，我那做莊稼的二爺爺——祖父的二兄弟，却吩咐家人在菜油燈光罩着的桌子上面，擺出要在過年過節才許吃的那些好東西來了，如像皮蛋醃鴨蛋之類，他一面陪坐在旁邊，還很歉然似的說：

「隨便吃點吧！……怎樣不早出來！今天我們還殺兩隻雞呢。」

心博抑鬱的祖父，聽見雞都殺來自家了，就突然把雞籠開了，深深嘆了一口氣。

「騷亂年辰，雞犬都遭殃呵！」

「唉！自己吃了也好……你們還留着麼？」

二爺爺浮起一臉苦笑，略帶嘲諷似地回答着。接着二個老人互相看了一眼，二齊同樣似地搖着兩個拖有辮子的腦袋。

在家長這種不愉快的氛圍裏吃飯，母親和叔父他們準是十分拘束的，但我却是最快意的。因為在家裏，母親對小人的夜飯，是監督得頂嚴的，看見我吃了兩碗，還要再添的時候，就一把夫我手上的筷子，拍着我肩頭，溫溫和和地安慰道：

「聽媽話呀，夜飯少吃一口，就會活到九十九嘍！」

這一夜，母親也不再作這樣的勉勵了，大約已明白，在這些時候，還要望人活到九十九歲，只是可笑的事吧！二奶奶坐在我的身邊，拿着筷子陪我們吃點空菜的，看我手短，有伸不到去夾的東西，就不時替我夾了過來，給我堆在飯上面，一面勉強笑微微地說：

「長大來，可不要忘記你的二奶奶哪！」

彷彿這次的晚餐，是含有重大的意義似的。

這一夜，大家都在地上鋪着厚厚的稻草，當作床睡，大人們似乎是不勝其苦了，可是在我呢，偏偏感到，是頂有味道的。在屋里，小弟弟每夜都有濕尿的煩惱，母親雖是被蓋洗得勤，裤子常常爛，但總沒有這裏的溫暖，這裏的乾香。並且爲了要聽見子彈飛響，就容易跑出去躲藏起來，前後的門窗，便都全行打開，深秋夜風自由地透了進來，屋子里當然涼爽清新得很，同時因為這再要在天曉之前，當在枕上，張着眼睛，看一會站在簷頭鏡人的星空呢。

前我二爺爺一個陪葬住的，還有一家族人，算起來是同我已死的曾祖父一輩的。這家裏面最小的孩子，都要逼着他做祖爺爺，真是使我頂不願意的事情。並且全家幾乎都在燒鴉片煙，屋裏常常是靜悄悄的只見昏暗的煙燈下面，放着一些帶病的孩子，不時發出吸煙的譁毒而已。我被帶去玩時，總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只是悶悶的依在大人身邊，彷彿是手都被束了似的。但這帶去逃難却不同了，第二天早上給祖母帶過早時，我的雙手，就給他們放滿了又烏又光亮的銅板錢。動便磨磨拍拍地溜到地板上，叫我慌忙地捉了這個，又滑掉了那個，將這樣的事情，來窘迫人，我是頂高興的。祖母一面吃着板栗，還一面推辭說：

「够了，够了，錢錢留着吧！」

我們那位年長的叔叔祖母，却又抓了許多出來，一雙說道：

「留着？留着讓外人吃點？這年辰！」

隨着後而橫過一條白土河，只在夏天落雨季節，才漲滿幾天平河的大水。平常的日子，全是枯乾的，沙石泥土現了出來，讓兩岸的人家，在春天秋天，種上花生和小麥。小嬌和母親她們，在這逃難的日子裏，悶得發慌，就想找些有趣的事情，來排遣難耐的心情。不知怎的，一下探聽出了；河那邊的沙地里，有么叔的未婚妻，在挖掘花生的好消息，大家便約着下午去偷看，自然我也被挾帶去了。大約是未來的新娘躲開了吧。也許是在家里收拾逃難的東西呢？總之，沒差偷看成功。母親和叔姨她們，竟然都製氣極了。但是我呢，却歡喜得要命，先將那地上沒人管的花生，吃了許多，回來的時候，兩個小衣袋又幾乎裝得要炮裂了。

在這逃難的三四天內，大人們許是着實吃這一驚吧？那是看見有一二十個拿羊角叉紅櫻茅和太刀的漢子，在門外走過，大家便都一齊朝茅房裏躲去，並且叫我不要從稻草裏面伸出頭來張望，等一會，聽說那些都是去雷同治會的，就又立刻笑着罵着鑽了出來。當時，我想，這不同我們小伴些做躲躲藏藏的「貓貓戲」一樣好玩麼？

後來回去，一記起這些有味的事情，我總要牽着媽的衣角邊，問道：

「媽！啥子時候，我們才會再逃一次難呢？」

懂得逃難之苦的媽媽，就鼓起眼睛罵道：

「噯，你佬倒楣了！……不准問這些！」

後來在外面逃難了許多難，情形却像吃西洋丸藥一樣，外面裏的體衣業已化去，全是剩下骨  
的辣的味道了。

一九三五年，上海



## 編後記

這個集子裏面，一共收了二十篇文章。前十二篇是從「黃昏」那本書內取來的，經作者加以一番增訂，把不妥洽的地方，印錯的字句，都一一改過了。後面的文章，則是從報章雜誌上採集來的，而且其中的幾篇，是前在上海申報文藝週刊發表的時候，完全是用別的筆名，現在請友人在廣西省立圖書館內抄出，算是物歸原主了。

「黃昏」的版權，已從文獻出版社收回來了，本可改名爲「黃昏增訂本」的，但因大地圖書公司負責人，要求另換一個書名，以便再爲出版。好在先辦「黃昏」的名字，是隨便拿集子中的一篇文章「黃昏」取名的，換一換也未嘗不可。如今也不格外想名字了，只再依照原例，把集中一篇附名字的「愛」的作爲這本新編集子的名字，同時，一並在此申明，先前用「黃昏」與「愛」在用「愛」，都不是因爲這兩篇文章特別好，可以作代表，而只是我歡喜牠們的名字罷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桂林